

## 開放文學－風土人情－徐霞客遊記 粵西遊日記二

丁丑（公元1637年）六月□二日 晨餐後登舟，順流而南，曲折西轉，二□里，小江口，為永福界。又二□里，過永福縣。縣城在北岸，舟人小泊而市蔬。又西南三□五里，下蘭麻灘。其灘懸湧殊甚，上有蘭麻嶺，行者亦甚逼仄焉。又二□里，下陟灘為理定，其城在江北岸。又□五里而暮。又□五里，泊於新安鋪。 □三日 昧爽行四□里，上午過舊街，已入柳州之洛容界矣，街在江北岸。又四□里，午過牛排。又四□里，下午抵洛容縣南門。縣雖有城，而市肆荒落，城中草房數□家，縣門惟有老嫗居焉。是晚宿於舟中。預定馬為靜聞行計。

□四日 昧爽起飯，覓擔夫肩筐囊，倩馬駝靜聞，由南門外繞城而西。靜聞甫登騎，輒滾而下。顧僕隨靜（聞）、擔夫先去，余攜騎返換，再易而再不能行，計欲以車行，眾謂車之帆嶮甚於馬，且升降坡嶺，必須下車扶挽，益為不便。乃以重價覓肩輿三人，繫其欲而後行，已上午矣。余先獨行，擬前鋪待之，慮轎速余不能踵其後也。共一里，過西門，西越一橋而西，即升陟坡坂。四顧皆回岡複嶺，荒草連綿，惟路南隔岡有山尖聳，露石骨焉。涉荒莽共□八里，逾高嶺，回望靜聞轎猶不至。下嶺又西南二里，為高嶺鋪，始有茅舍數家，名孟村。時靜聞猶未至，姑憩鋪肆待之。久之乃來，則其憊彌甚。於是復西一里，乃南折而登嶺，迤邐而上，共四里，抵南寨山之西，則柳江逼其四崖矣。乃西向下，舟人艤舟以渡。〔有小溪自南寨破壑，西注柳江，曰山門衝。〕江之東為洛容界，江之西為馬平界。登西岸，循山瀕江南向行，是為馬鹿堡。東望隔江，石崖橫互其上，南寨山分枝聳乾，亭亭露奇。共五里，乃西向逾坳入，則石峰林立，夾道如雙闕。其南峰曰羅山，山頂北向，有洞斜竄，側裂旁開兩門，而仰眺無躋攀路，西麓又有洞駢峙焉。其北峰曰李馮山，而南面峭削尤甚。又二里，雙闕之西，有小峰當中央而立，曰獨秀峰。

行者共憩樹下，候靜聞輿不至。問後至者，言途中並無肩輿，心甚惶惑。然回眺羅山西麓之洞，心異之。同憩者言：「從其南麓轉山之東，有羅洞岩焉，東面有坊，可望而趨也。」余聞之益心異，仰視日色尚未令辰，遂從岐東南披荊草行。一里，抵羅山西南角，山頭叢石疊架，側竇如圭，橫穴如梁。從此轉而南，東循其南麓，北望山半亦有洞南向，高少遜於北巔，而面背正相值也。東南望一小山瀕江，山之南隅，石剖成罅，上至峰頂，復連而為門。其時山雨忽來，草深沒肩，不虞上之傾注，而轉苦旁之淋漓矣。轉山之東，共約一里，遂逾坳北入，一坪中開，自成函蓋。右峰之北，有巨石斜疊而起，高數□丈，儼若一人北向端拱，衣褶古甚。左崖之北，有雙門墜峽而下，內河北向，深削成淵，底有伏流澄澈，兩旁俱峭壁數□丈，南進杳然不知其宗。北抵洞口，壁立斬絕，上有橫石〔高二尺，〕欄洞口如闕，可坐瞰其底，無能逾險下墜，亦無虞失足隕越也。闕之左壁，有懸巖數□丈，圈而係之壁間，余疑好事者引端懸崖以游洞底者。惜余獨行無偶，不能以身為轆轤，汲此幽壑也。既龍出峽門上，復西眺西峰，有道直上，果有石坊焉。亟趨之，石坊之後，有洞東向，正遙臨端拱石人，坊上書「第一仙區」，而不署洞名。洞內則列門設鎖，門之上復橫柵為欄，從門隙內窺，洞甚崆峒，而路無由入。乃攀柵踐壁逾門端入，則洞高而平，寬而朗，中無佛像，有匡牀、木幾，遺管城、墨池焉。探其左，則北轉漸黑而隘；窮其右，則西上愈邃而昏。余冀後有透明處，摸索久之不得。出，仍逾門上柵，至洞前。見洞右有路西上，撥草攀隙而登，上躡石崖數重，則徑窮莫前，乃洞中剪薪道也。山雨復大至，乃據危石倚穹崖而坐待之。忽下見洞北坪間翠碧茸茸，心訝此間草色獨異，豈新禾沐雨而然耶？未幾，則圓繞如規，五色交映，平鋪四壑，自上望之，如步帳回合，倏忽影滅。雨止乃下，仍從石坊逾南坳，共二里，轉是山西麓。先人一洞，其門西向，暨若合掌，內窪以下，左轉而西進，黑不可捫；右轉而東下，水不可窮，乃峻逼之崖，非窈窕之宮也。出洞又北，即向時大道所望之洞。洞門亦西向，連疊兩重。洞外有大石，橫臥當門，若置闕焉，峻不可逾。北有隘，側身以入，即為下洞。洞中有石中懸，復間為兩門，南北並列。先從南門入，稍窪而下，其南壁峻裂斜竄，非攀躋可及；其北崖有隙，穿懸石之後，通北門之內焉。其內亦下墜，而東入洞底，水產汨汨，與南洞右轉之底，下穴潛通。由北門出，仰視上層，石如荷時，下覆虛懸，無從上躋。復從南門之側，左穿外竅，得一旁龕。龕外有峽對峙，相距尺五，其上南即龕頂盡處，北即覆葉之端。從峽中手攀足撐，遂從虛而凌其上。則上層之洞，東入不深，而返照逼之，不可向邇；惟洞北裂崖成竇，環柱通門，石質忽靈，乳然轉異；攀隙西透，崖轉南向，連開二楹，下跨重樓，上懸飛乳，內不深而宛轉有餘，上不屬而飛凌無礙。岩之以憑虛駕空為奇者，陽朔珠明之外，此其最矣。

坐憩久之，仍以前法下。出洞前橫闕，復西北入大道，一里抵獨秀峰下。又西向而馳五、六里，遇來者，問無乘肩輿僧，止有一臥牛車僧。始知輿人之故遲其行，窺靜聞可愚，欲私以牛車代易也。其處北望有兩尖峰亭亭夾立，南望則群峰森繞，中有石綴出峰頭，纖幻殊甚，而不辨其名。又西五、六里，則柳江自南而北，即郡城東繞之濱矣。江東之南山，有樓閣高懸翠微，為黃氏書館。時急於追靜聞，遂西渡江，登涯即闌闌連絡；從委巷二里入柳州城。東門以內，反寥寂焉。西過郡治，得顧僕所止寓，而靜聞莫可蹤跡。即出南門，隨途人輒問之，有見有不見者。仍過東門，繞城而北，由唐二賢祠躡之開元寺。知由寺而出，不知何往，寺僧言：「此惟千佛樓、三官堂為眾聚之所，須從此覓。」乃出寺，由其東即北趨，里餘而得千佛樓，已暮矣。問之僧，無有也。又西趨三官堂。入門，眾言有僧內入，余以為是矣；抵僧樓，則仍烏有。急出，復南抵開元東，再詢之途人，止一汲者言，曾遇之江邊。問：「江邊有何庵？」曰：「有天妃廟。」暗中東北行，又一里，則廟在焉。入廟與靜聞遇。蓋輿人以牛車代輿，而車不渡江，止以一人隨攜行李，而又欲重索靜聞之資，惟恐與余遇，故迂歷城外荒廟中，竟以囊被貽借抵錢付去。靜聞雖病，何愚至此！時廟僧以飯餉，余、輿同臥廟北野室中，四壁俱竹籬零落，月明達旦。

□五日 昧爽起，無梳具，乃亟趨入城寓，而靜聞猶臥廟中。初擬令顧僕出候，並攜囊同人，而顧僕亦臥不能起，余竟日坐樓頭俟之，顧僕復臥竟日，不及出遊焉。是日暑甚，余因兩病人僵臥兩處，憂心忡忡，進退未知所適從，聊追憶兩三日桂西程記，迨晚而臥。

□六日 顧僕未起，余欲自往迎靜聞。顧僕強起行，余並付錢贖靜聞囊被。迨上午歸，靜聞不至而廟僧至焉。言昨日靜聞病少瘥病癒，至夜愈甚，今奄奄垂斃，亟須以輿迎之。余謂病既甚，益不可移，勸僧少留，余當出視，並攜醫就治也。僧快快去。余不待午餐，出東門，過唐二賢祠，由其內西轉，為柳侯廟，其後則柳墓也。急趨天妃視靜聞，則形變語謔，盡失常度。始問之，不能言，繼而詳訊，始知昨果少瘥，晚覓菖蒲、雄黃服之，遂大委頓極度疲困，蓋蘊熱之極而又服此溫熱之藥，其性悍烈，宜其及此。余欲以益元散解之，恐其不信。乃二里入北門，覓醫董姓者出診之。醫言無傷，服藥即愈。乃復隨之抵醫寓，見所治劑俱旁雜無要。余攜至城寓，另覓益元散，並藥劑令顧僕傳致之，諭以醫意，先服益元，隨煎劑以服。迨暮，顧僕返，知服益元後病勢少殺矣。

□七日 中夜雷聲殷殷，迨曉而雨。晨餐後，令顧僕出探靜聞病，已漸解。既午雨止，濕蒸未已。匡坐寓中，倦於出焉。柳郡三面距江，故曰壺城。江自北來，復折而北去，南環而寬，北夾而東，有壺之形焉，子厚所謂「江流曲似九迴腸」也。其城頗峻，而東郭之聚廬反密於城中，黃翰簡、龍天卿之第俱在焉。黃翰簡。王戌進士，父。由鄉科任廣東平遠令，平盜有功，進僉憲。

母夫人許氏，以貞烈死平遠，有顯祠。余昔聞之文相公湛持，言其夫人死於平遠城圍之上，而近閱《西事珥》，則言其死於會昌，其地既異，則事亦有分。此其所居，有祠在羅池東。當俟考文。 □八日 因顧僕病不能炊，余就粥肆中，即出東門觀靜聞。一里，北過二賢祠，東過開元寺，又共一里，抵天妃廟，則靜聞病雖少瘥，而形神猶非故吾也。余初意欲畀錢廟僧，令買綠豆雜米作糜粥，以芽菜鮮姜為供。問前所畀，竟不買米，俱市粉餅食。余恐蹈前轍，遂弗與，擬自買畀之，而靜聞與廟僧交以言侵余。余乃還，過開元寺入瞻焉。

寺為唐古刹，雖大而無他勝。又西過唐二賢祠覓拓碑者家，市所拓蘇子瞻書韓辭二紙。更覓他拓，見有柳書《羅池題石》一方，筆勁而刻古，雖後已剝落，而先型宛然。余囑再索幾紙，其人欣然曰：「此易耳。即為公發矚出一石拓，乃新摹而才鐫之者。」問：「舊碑何在？」曰：「已碎裂。今番不似前之剝而不全矣。」余甚惋惜，謝其新拓，只攜舊者一紙並韓辭二大紙去。詢羅池所在，曰：「從祠右大街北行，從委巷東入即是。然已在人家環堵中，未易覓也。」余從之。北向大街行半里，不得；東入巷再詢之，土人初俱云不知。最後有悟者，曰：「豈謂『羅池夜月』耶？此景已久湮滅，不可見矣。」余問何故，曰：「大江東南有燈台山，魄懸台上而影浸池中，為此中絕景。土人苦官府游宴之煩，拋石聚垢，池為半塞，影遂不耀，覓之無可觀也。」余求一見，其人引余穿屋角垣隙，進一側門，則有池一灣，水甚污濁，其南有廢址兩重，尚餘峻垣半角，想即昔時亭館所托也。東岸龍眼二株，極高大，鬱倩垂實，正累累焉。度其地當即柳祠之後，祠即昔之羅池廟，柳侯之所神棲焉者。今池已不能為神有，況欲其以景存耶？

憑弔久之，還飯於寓。乃出小南門，問融縣舟，欲為明日行計。始知府城北門明日為墟期，墟散舟歸，沙弓便舟鱗次而待焉。乃循江東向南門渡江。江之南，稍西為馬鞍山，最高而兩端並聳，為府之案山；稍東為屏風山，形伏而端方，其東北為燈台山，則又高而扼江北轉者也。馬鞍之西，尖峰峭聳，為立魚山。其山特起如魚之立，然南復有山映之，非近出其下不能辨。既渡，余即詢仙奕岩，居人無知者。西南一里至立魚山，而後知其東之相對者，即仙奕岩也。岩在馬鞍之西麓，居人止知為馬鞍，不知為仙奕，實無二山也。立魚當賓州大道，在城之西南隅。由東北躡級盤崖而登，巖門東向，踞山之半。門外右上復旁裂一龕，若懸窩綴閣，內置山神；門外左下拾級數層，又另裂一竅，若雙崖夾壁，高穹直入，內供大士。入岩之門，如張巨吻，其中寬平整朗，頂石倒書「南來茲穴」四大字，西蜀楊芳筆也。內列神位甚多，後通兩竅，一南一北，穿腹西入，皆小若劍竇。先由南竅進。內穹穹然，高盤豎裂。西復有門透山之西，其中崇徹窈窕，內列三清巨像。後門逾闌而出，西臨絕壑，遙瞻西南群峰開繞，延攬甚擴。由門側右穿峽竅以下，復有洞，門西向。其內不高而寬，有一石柱中懸，雜置神像環倚之，柱後有穴，即前洞所通之北竅也。乃知是山透腹環轉，中空外達，八面玲瓏，即桂林諸洞所不多見也。由門內左循巖壁而上，洞橫南北，勢愈高盤。洞頂五穴剝空，仰而望之，恍若明星共曜。其下東開一峽，前達僧棲，置門下鍵，不通行焉。稍南，西轉下峽，復西透一門，前亦下臨西壑。由門左轉而入，其內下墜成峽，直進東底，深峻不可下。由其上捫崖透腋，又南出一門。其門南向，前有一小峰枝起，與大峰駢六成坳。由其間攀崖梯石，直躡立魚之顛焉。蓋是洞透漏山腹，東開二門，西開三門，南開一門，其頂懸而側裂者，復有餘穴，開夾而趣括無窮，曲折而境深莫測，真異界矣。復由諸洞宛轉出前洞，從門右歷級南上，少憩僧廬。東瞰山下，有塘匯水一方，中窪而內沁，不知何出；其東北所對者，即馬鞍山之西北麓，仙奕岩在焉；其東南所對者，乃馬鞍山西南枝峰，又有壽星岩焉。遙望其後重岩回覆，當馬鞍之輿境，非一覽可盡。時日已下春，雨復連綿，余欲再候靜聞，並仙奕岩俱留為後游。下山一里，復渡南門，又東北三里，攜豆蔬抵天妃殿，而靜聞與僧相侵彌甚；欲以錢贖被。而主僧復避不即至。余乃不顧而返，亟入城，已門將下鍵矣。昏黑抵寓，不得晚餐而臥。

□九日 凌晨而起，雨勢甚沛，早出北門觀墟市，而街衢兩溢成渠，墟不全集。上午還飯於寓。計留錢米綠豆，令顧僕往送靜聞，而靜聞已至。其病猶未全脫，而被襖之屬俱棄之天妃廟，隻身而來。余陰囑寓主人，同顧僕留棲焉。余乃挈囊出西南門，得沙弓小舟一艙，遂附之。而同舟者俱明晨行，竟宿沙際。

二□日 候諸行者，上午始發舟。循城西而北溯柳江，過西門，城稍遜而內，遂不濱江云。江之西，鵝山亭亭，獨立曠野中，若為標焉。再北，江東岸猶多編茅瞰水之家，其下水涯，稻舟鱗次，俱帶梗而束者，諸婦就水次稱而市焉，俱從柳城、融縣順流而下者也。又北二□里，晚泊古陵堡，在江西岸。

自柳州府西北，兩岸山土石間出，土山迤邐間，忽石峰數□，挺立成隊，峭削森羅，或隱或現。所異於陽朔、桂林者，彼則四顧皆石峰，無一土山相雜；此則如錐處囊中，猶覺有脫穎之異耳。

柳江西北上，兩涯多森削之石，雖石不當關，灘不倒壑，而芙蓉倩水之態，不若陽朔江中俱回崖突壑壁，亦不若洛容江中俱懸灘荒磧也。

此處余所歷者，其江有三，俱不若建溪之險。陽朔之瀉水，雖流有多灘，而中無一石，兩旁時時轟崖綴壁，扼掣江流，而群峰逶迤夾之，此江行之最勝者；洛容之洛青，灘懸波湧，岸無凌波之石，山皆連茅之坡，此江行之最下者，柳城之柳江，灘既平流，涯多森石，危巒倒岫，時與土山相為出沒，此界於陽朔、洛容之間，而為江行之中者也。

二□一日 味爽行。二□里，上午過杉嶺，江右尖峰疊出。又三□里，下午抵柳城縣。自城北溯懷遠江而入，又□里，治於古舊縣。是日暑甚，舟中如炙。

柳城縣在江東岸，孤城寥寂，有石崖在城南，西突瞰江，此地瀕流峭壁，所見惟此。城西江道分而為二。自西來者，慶遠江也，〔其源一出天河縣為龍江，一出貴州都勻司為烏泥江，經忻城北入龍江，合流至此；〕自北來者，懷遠江也，〔其源一出貴州平越府，一出黎平府，流經懷遠、融縣至此。〕二江合而為柳江，所謂黔江也。下流經柳州府，曆象州，而與鬱江合於潯。

今分潯州、南寧、太平三府為左江道，以鬱江為左也；分柳州、慶遠、思恩為右江道，以黔江為右也。然鬱江上流又有左、右二江，則以富州之南盤為右，廣源之麗江為左也，二江合於南寧西之合江鎮，古之左右二江指此，而今則以黔、鬱分耳。

南盤自富州逕田州，至南寧合江鎮合麗江，是為右江。北盤自普安經忻城，至慶遠合龍江，是為烏泥江。下為黔江，經柳、象至潯州合鬱，亦為右江。是南、北二盤在廣右俱為右江，但合非一處耳。《雲南志》以為二盤分流千里，至合江鎮合焉，則誤以南寧之左、右二江俱為盤江，而不知南盤之無關於麗江水，北盤之不出於合江鎮也。

二□二日 平明發舟。西北二□里，午過大堡，在江東岸。是日暑雨時作，蒸燠殊甚，舟人鼓棹，時行時止，故竟日之力，所行無幾。下午又□五里，大雨傾盆，舟中水可掬，依野岸泊。既暮雨止，復行五里而歇。

二□三日 味爽，西北行□五里，過草墟，有山突立江右，上盤危巖，下互峭壁。其地魚甚賤。□里，馬頭，江左山崖危互，其內遙峰森列，攢簇天半。於是舟轉東行，□里復北，五里，下午抵沙弓，融縣南界也，江之西南即為羅城縣東界。沙弓，水濱聚落，北至融五□里，西至羅城亦然，西望隔江群峰攢處，皆羅城道中所由也。是晚即宿舟中。

二□四日 味爽，仍附原舟向和睦墟。先是沙弓人言：「明日為和睦墟期，墟散有融縣歸舟，附之甚便。」而原舟亦欲往墟買米，故仍附之行。和睦去沙弓□里。水陸所共由也。舟自沙弓西即轉而東北行，一里，有江自西北來，舞陽江也，〔內灘石甚險。〕又直東四里，始轉而北，又五里為和睦墟。荒墟無茅舍，就高蕪草，日初而聚，未午而散，問舟不得。久之，得一荷鹽歸者，乃附行囊與之偕行。始東北行一里，有小溪自西而東。越溪而北，上下陂陀，皆荒草靡靡，遠山四繞。又四里過黃花嶺，始有墮塢之田。直北行五里，過古營，其田皆營中所屯也。又北五里，越一小溪為高橋，有秦姓者之居在岡中。北下一里為大溪，有水自西而東，有堰堰之，其深及膝，此中水之大者，第不通舟耳。又北五里，大道直北向縣，而荷行李者陸姓，家於東梁西北，遂由此岐而西北行。二里，上雞籠嶺，其坳甚峻，西有大山突兀，曰古東山。山北東隅為東梁，縣中大道所逕也。西北隅為東陽，亦山中聚落也，而陸姓者聚居於其北塢對山之下，越雞籠共西北三里，而抵其家。〔去真仙岩尚□里，去縣□五里。〕時甫逾午，而溽暑極，遂止其處。

二□五日 平明起飯，陸氏子仍為肩囊送行。先隔晚，望其北山，有巖洞割然上下層疊。余晚浴後欲獨往一探，而稻畦水溢，不便於行，及是導者欲取徑道行，路出於其下，余乃從田間水道越畦而登之。岩有二門，俱南向。東西並列，相去數丈，土人名為讀學岩。外幃駢崖，中通橫穴，〔若復道行空，層樓內朗，垂蓮倒柱，鈎連旁映，〕軒爽玲瓏，可廬可憩，不以隘迫為病也。其西又有小石峰特起田間。旁無延附，亦有門東向，遂並越水畦入之。初入覺峽逼無奇，穿門西進，罅迸「□」字，西既透明，南

北俱裂竅，土人架木竅間，若欲為懸閣以居者，但宛轉軒迴，不若前岩之遠可舒眺而近可退藏也。甫出洞，導者言：「西去一二里，有赤龍岩奇甚，勝當與老君洞等，惜無知者，君好奇，何不逐道觀之！」余昨從和陸墟即屢問融中奇勝，自老君洞外更有何景，導者與諸土人俱云無有，蓋彼皆以庵棲為勝，而不復知有山石之異也。至是，其人見余所好在此，始以其說進。余獎勞之，令即趨赤龍。於是不北向山坳，而西循溪墜，里餘遂抵岩下。其岩北向，高穹山半，所倚之山，即陸氏所居之後嶺，自西橫列至此，而東下陸村者也。洞前北突兩峰，若龍虎然，而洞當其中，高曠宏遠，底平而上穹，門之中有石台兩重界其間，洞後列柱分楞，別成圭門璇室。洞中直入數丈，脊稍隆起，遂成仙田每每，中貯水焉。更人則漸窪漸黑，導者云：「其內門束如竇，只平身入，既入乃復廓然透別竅焉。」恨不從家攜炬，得一窮其奧也。山前有溪自西來，分兩派，而東縈陸氏之居，又東抵東梁，而北匯安靈潭，為靈壽溪之上流云。下山，越溪而北向，望北山有洞割然駢列。涉水蛙而攀其上，其洞門南向，雖高穹側裂，而中乃下旋如墜螺。由門外右躋，復飛嵌懸崖，憑踞則有余，深棲則不足，乃下。蓋此山正與赤龍岩南北相向，其與讀學岩則東西肩列者也。〔北趨問道，正由此山、讀學兩峰中。〕此山之東隅，復開兩岩，其門皆東向，名鐘洞岩：在北者，其岩不深峻，若豎鐘而剖其半，中列神像；在南者，峽門甚高，層竇疊見，而內入不深，上透無級。所入下層之洞，當門即巨柱中懸，環轉而出，無餘地矣。乃下，直北趨，共二里，越一脊。脊之北為百步塘，四面尖峰環列，中開平壑一圍，廣漠低窪，下有溺水。塘之西北為古鼎，東北為羊膈山，東南為東梁，西南為此脊。越脊，循岩轉又一里，其山分突三峰，北向百步而列。西一峰，山半洞門西向，有牧者憩歌於中，余不及登；中與東二峰前抱中環，有陸氏塚焉，北向古鼎以為案者也。中峰有洞東向，洞門層倚若重樓；東峰有洞西向，岩石下插如象鼻。余先登東峰西向之洞。其洞北迸橫峽，南騫斜竇，而有石自上山巔，下嵌峽底，四面可繞而出，所云象鼻者也。但其內淺而不深，不堪為棲托之所。次登中峰東向之洞。其洞北竅下裂，南膈上懸，有石飛架其間，外若垂楞，中可透扁，上膈有石台前突，憩臥甚適，唯峻不如象鼻，而夾曲過之，所恨者亦不深耳。

既下，乃直北逕百步塘。二里越塘之北，先有一小溪自西而北，〔自古鼎來，〕橫涉而過；又有一大溪自南而北，〔即赤龍岩前水，東過東梁至北。〕二水合而北行，有石樑橫渡，於是東西俱駢峰成峽，溪流其中，是為靈壽溪。又北一里，溪匯為潭，是為安靈潭，神龍之所窟也。又北一里，當面有山橫列，峰半割然開張洞門，余以為真仙岩矣。至則路轉西麓，遂東行環繞其北，則此山之後復有洞焉，不知與南向開張者中通否也？時望真仙岩之山尚在其北，〔北即安靈溪水流入真仙後洞處。〕遂竭歷東循其麓，姑留此洞以俟後探焉。東出山，又北轉一里，則與東梁之大道會。峰轉溪回，始見真仙洞門，穹然東北高懸，溪流從中北出，前有大石樑二道駢圈溪上。越梁而西，乃南向入洞焉。洞門圓迴，如半月高穹，中刻一山之半。其內水陸平分，北半高崖平敞，南半回流中懸。由北畔陸崖入數丈，崖疊而起，中壁橫拓，複分二道。壁之西有竅南入，而僧棲倚之；壁之東南，溯溪岸入其奧局，則巨柱中懸，上綴珠旒寶絡，下環白象、青牛，稍後則老君危然，鬚眉皓潔，晏坐而對之，皆玉乳之所融結，而洞之所以得名也。其後則堂皇忽燿，曲戶旋分，千門萬牖，乳態愈極繽紛，以無炬未及入。其下則溪匯為淵，前趨峽壁，激石轟雷。〔其隔溪東崖，南與老君對者，溪上平聳為台，後倚危壁，為下層；北與僧棲對者，層閣高懸，外復疏明，為上層，但非鵲橋不能度。〕後覆重崖，穿雲逗日，疑其內別有天地。

方徘徊延佇，而僧棲中有二客見余獨入而久不出，同僧參慧人而問焉。遂出憩其棲，將已過午，參慧以飯餉余及陸。既而二客與陸俱別去，參慧亦欲入市，余乃隨之。北一里，過下廓，少憩廣化寺。寺古而半圯。又北，則大江在東，自北而南，〔即潭江，北自懷遠、大融南來者；〕小江在西，自西而東，〔即〕〔菜邕江，西自丹江橋繞老人岩，至此東入江。〕，二水交流下廓兩旁，道當其中。又一里，渡菜邕橋，又北半里，入融之南關焉。南關之外，與下廓猶居市相望，而城以內則寥落轉甚。大江北來，繞城東而南，至下廓遂東南去。其水不回拱，所以蕭條日甚耶？既問老人岩道，復從下廓之北，循小江西南行。既西抵一峰，見其石勢疊聳，遂披棘登之。至石崖下，乃回削千仞，無池旁竇，乃下。路當北溯溪岸，余誤而南入山峽，其峽乃老人岩之南枝，又與南山夾而成者。南山北麓，有石磴盤山而上。其下有石竇一圓，潑水泓然，有僧方汲。急趨而問之，始知其上為獨勝岩，而非老人岩也，去下廓西南一里矣。余始上探獨勝。其岩北向，高綴峰頭，僧廬塞其門，入其下，不知為岩也。時暑氣如灼，有三士人避暑其間，留余少憩。覘其廬後有小穴焉，因穿穴入。其內復開竅一龕，稍窪而下，外列垂幃，亦有裂隙成楞者，但為僧廬掩映，不得明光耳。〔獨勝北有鯉魚岩，即古彈子岩。聞乳柱甚豐，不及往。〕下山，日色猶未薄暉，乃復東北一里，出下廓，又西北溯小溪一里，抵老人巖山下。其下有洞東向，余急於上躋，姑置之。遂西向拾級上，兩崖對束，磴懸其間，取道甚勝。已透入一隘門，上鑿「壽星岩」三字，甚古。門之上，轉而北上，則岩之前門也，蓋其岩一洞兩門，前門東南向，下瞰下廓，後門東北向，下瞰融城，乃石崖高跨而東突，洞透其下，前後相去不遙，亦穿岩之類，而前後俱置佛龕障之，遂令空明頓失。時前發僧方剖瓜，遂以相餉。急從廬側轉入後岩，始仰見盤空之頂，而後岩僧方樵而未返，門閉無由入。時日暮雷殷，姑與前岩僧期為後游，遂下山；則後岩僧亦歸，余不能復上矣。指小徑，仍從獨勝東峰披蔓草行，二里乃暮，抵真仙。夜雨適來，參慧為炊粥以供。宿岩中，蚊聚如雷，與溪聲同徹夜焉。

二〇六日 憩息真仙洞中者竟日。參慧出市中。余拂岩中題識讀之，為錄其一二可備考者。

《真仙岩記游》嘉熙戊戌正月二〇有日，零陵唐容約延平黃宜卿、建安田傳震等數人，早自平寨門出行。群山杳藹間，夾道梅花盛開，清香襲人。二里許，至玉華岩。岩縱可〇丈，橫半之，無他奇瑰，而明潔可愛。東南諸峰當其前，間見層出，不移席而可以遠眺望。乃具飯。飯已，循舊徑過香山，歷老人岩下。稍折而西，渡舟江橋，頃之至彈子岩。洞口平夷，坐百客不啻。少憩，酒三行，始秉炬以進，過若堂殿者三四。火所照耀，上下四方，皆滴乳流注，千奇萬怪，恫心駭目，不可正視。有如人立，如獸蹲，如蛟蛇結蟠，如波濤洶湧，又有如仙佛之端嚴，鬼神之孳惡，如柱，如劍，如鐘鼓鈴鐸，考擊之有聲。布地皆小石，正圓如彈丸，此岩之所以得名也。其間玲瓏穿穴，大率全山皆空，不可窮極，相與驚歎，得未曾有。遂出至西峰岩，所見比彈子同，尤加奇而岩稍窄。盤薄久之，乃轉而東南，馳至真仙岩而體焉。仰瞻蒼崖，上與雲氣接，划熱天開，高朗軒豁，溪流貫其間，潺潺有聲，東西石壁峭拔，廣袤數〇畝，彈子、西峰所見，往往皆具。老君晏坐其奧，鬚眉皓潔，如塑如畫，迨造物者之所設施，豈偶然也耶！回視先所誇詡說大話者，恍然自失矣。正如初入富商巨賈之家，珠璣寶貝，充棟盈室，把玩戀嫪。

洞間勒記甚多，而此文紀諸勝為詳，錄之。

宋紹興丁巳融守胡邦用《真仙岩詩敘》

融州真仙岩，耆舊相傳，老君南游至融嶺，語人曰：「此洞天之絕勝也。山石藿珮，溪流清邃，不復西度流沙，我當隱焉。」一夕身化為石，匪雕匪鑿，太質具焉。匪望匪獲太素著焉。丹灶履跡，炳然在焉。霓旌雲幢，交相映焉。有泉湍激，空山嘗以金丹投於其中，使飲之者咸得延壽，故號壽溪。東流〇餘里，入一村曰靈壽，其民皆享高年，間有三見甲子者。余被命出守，窮文考古，詢訪土俗，遂得仙跡之詳，皆非圖經所載，故作詩以紀之，書其始末，勒石以示來者。詩曰：嶺南地勢富山川，不似。仙岩勝概全，石璞渾成塵外像，壽溪直徹洞中天，醺壇風細迎秋月，丹灶雲輕壓瘴煙；散步使人名利泯，欲求微妙養三田。

荊南龔大器《春題真仙洞八景》

天柱石星 嵯峨盤地軸，錯落布瓊玖；風吹紫霞散，熒熒燦星斗。  
龍泉珠月 冰輪碾碧天，流光下丹井；驚起驪龍眼，騰驤弄塞影。  
鶴岩旭日 仙人跨白鶴，飄颻下九垓；矯羽扶桑上，萬里日邊來。  
牛渚暝煙 朝發函關道，暮入湘水邊；一聲鐵笛起，吹落萬峰煙。  
寒淙飛玉 懸崖三千尺，寒泉漱玉飛；奔流下滄海，群山斷翠微。  
碧洞流虹 丹洞連海門，流水數千里；石樑臥波心，隱隱蟬螻起。

群峰來秀 青山望不極，白雲渺何處；鬱鬱秀色來，遙看峰頭樹。  
萬象朝真 真象兩無言，物情如影響；回看大始前，無真亦無象。

二〇七日 憩息真仙洞中。有拓碑者，以司道命來拓《黨籍碑》。午有邑佐同其鄉人來宴。余摩拭諸碑不輒，得韓忠獻王所書《畫鵝行》，並黃山谷書二方，皆其後人室此而勒之者。

二〇八日 參慧東炬導真仙後暗洞。始由天柱老君像後入，皆溪西崖之陸洞也。洞至此千柱層列，百竇紛披，前之崇宏，忽為窈窕，前之雄曠，忽為玲瓏，宛轉奧隙，靡不窮搜。石下有巨蛇橫臥，以火燭之，不見首尾，然伏而不動。逾而入，復逾而出，竟如故也。然此奧雖幽邃，猶溪西一隅，時時由其隙東瞰溪流，冀得一當，而終未能下涉。既出，回顧溪竇，內透天光，對崖旁通明穴，益覺神飛不能已。遂托參慧入市覓筏倩舟，以為入洞計。〔參慧復燕炬引予，由岩前左右下，北入深穴。穴雖幽深，無乳柱幻空，然下多龍脊，盤錯交伏，鱗爪宛然，亦一奇也，出洞，參慧即往覓舟。〕既而念參慧雖去，恐不能遽得，不若躬往圖之，且以了老人、香山諸勝。乃復出洞，北遵大道行。已而西望山峽間，峰巒聳異。適有老農至，詢知其內有劉公岩，以草深無導者，乃從下廓南先趨老人岩。共二里至其下，遂先入下岩。巖門東向，其內廣而不甚崇。時正午鬱蒸，入之即清涼心骨。其西北有竅，深入漸暗，不能竟。聞秉炬以進，其徑甚遠，然幽伏不必窮也。從門左仍躋石峽，上抵前岩，轉透後岩。其內結閣架廬，盡踞洞口，惟閣西則留餘地以為焚燹之所，前有台一方，上就石筍鑄象焉。由此再西入，石竇漸隘而暗，燕炬探之，側身而入，懸級而墜，皆甚逼仄，無他奇也。出就閣前憑眺，則上下懸崖峭絕，菜豈江西來濼其北麓，自分自合，抵岩下而北轉臨城，大江當其前，環城聚其下，〔渺然如天表飛仙；〕其直北即為香山，為八景之一。就窗中令道人指示所從道，遂下山。絕流渡菜豈江，水淺不及膝。遂溯江北行，望其西江所從來處，峰巒瑰異，〔內有雞場洞。〕幾隨路而西，一里，遇一僧荷薪來，問之，始知香山尚在東北也。乃轉從草徑循北山之東麓，一里抵香山。於是向西登級，有廟在兩山劫間，其神為梁、吳二侯。徑寂而殿森，赤暑中蕭蕭令人毛悚。聞其神甚靈異，然廟無碑刻，不知其肇於何代，顯以何功也。始余欲就飯香山，既至而後知廟虛無人。遂東北逾一橋，過演武場，南共一里，即入西門，寥寂殊甚，東抵縣前飯焉。出南門，欲覓藥市紙，俱不能得。遇醫者詢之，曰：「此中豬腰子、山豆根俱出羅城。所云不死草者，乃掛蘭，懸空不槁，乃草不死，非能不死人也。」為之一笑。又南過下廓，遇樵者，令其覓舟入真仙。二人慨然許之。先是，余屢覓之居人，懼云：「此地無筏，而舟為陂阻，無由入洞，須數人負之以趨。」不意此二人獨漫許之，余心不以為然。然竊計岩中有遺構，可以結桴浮水，但木巨不能自移，還將與參慧圖之。既抵岩，則參慧已歸，亦云覓舟不得，惟覓人結桴為便。意與余合，余更幸入洞有機，欣然就臥。

二〇九日 晨起，余促參慧覓結桴者，未行而昨所期樵者群呼而至，謂予曰：「已入洞否？」余應以待舟。樵者曰：「舟不能至。若聯木為桴，余輩從水中挾之以入，便與舟同。」余令參慧即以覓人錢畀之。其人群而負木入溪，伐竹為筏。頃間聯桴已就，復以岩中大梯架其上，上更置木盆。余乃踞坐盆中，架足梯上。諸人前者纖引，旁者篙挾，後者肩聳，遇深淵輒浮水引之，遙不能引，輒浮水挾之。始由洞口溯流，仰矚洞頂，益覺穹峻，兩崖石壁劈翠夾瓊，漸進漸異，前望洞內天光遙遙，層門復竇，交映左右。從澄瀾回湧中破空濛而入，誦謫仙「流水杳然，別有天地」句，若為余此日而親道之也。既入重門，崆峒上涵，淵黛下瀟，兩旁俱有層竇盤空上嵌，蕩映幌漾，回睇身之所入，與前之所向，明光皎然，彼此照耀，人耶仙耶，何以至此耶，俱不自知之矣！挾桴者欲認其中燕炬登崖，以窮旁竅，余令先溯流出〔後〕洞，以窮明竇。乃復浮水引桴，遂抵洞門。其門西南向，吸川飲壑。溪破石而下，桴抵石為所格，不能入溪。乃舍桴踐石而出洞，又割然一天也。溪石坎坷，不能置〔踵〕，望左崖有懸級在伏莽中，乃援莽蹶空而上。不數〇步，輒得蹊徑。四望平疇中圍，眾峰環簇，即余昔來橫道北岩之東北隅也，第來時大道尚在南耳。乃隨山左東過一小坳，計轉其前，即雙梁以東大道，從小徑北躋山椒，即老君座對崖旁透之穴，俱可按方而求。而挾桴者俱候余仍游洞內，乃返而登桴，順流入洞，仍抵中局。視東西兩旁俱有穴可登，而西崖穴高難登，且前游暗洞，已彷彿近之，而東崖則穴競門紛，曾未一歷，遂燕炬東入。其上垂乳成幄，環柱分門，與老君座後暗洞之勝絲毫無異。從其內穿隙透竅，多有旁穴，上引天光，外逗雲影，知其東透山膚甚薄，第穴小竇懸，不容人跡，漫為出入耳。從其側宛轉而北出，已在老君對崖之下層，其處有金星石、龍田諸跡，因崖為台，下臨溪流。上有石闕圍池，豈昔亦有結樹以居，架飛梁以渡者耶？其後壁大鐫「壽山福（地）」四大字，法甚古異，不辨其為何人筆。再出即為對崖之上層，其上亦列柱縱橫，明竅外透，但石崖峻隔，與此層既不相通。仍引桴上浮，欲從溪中再上，而溪崖亦懸嵌，無由上躋。計其取道，當從洞前南轉，抵小坳之東北，躋山椒而後可入；洞中非架飛梁，不能上也。乃從桴更入洞，其下水口旁洞俱淺隘，無他異。始絕流引桴，還登東崖，諸人解桴撤木，還歸舊處。余急呼其中一點者，攜余炬，令導為劉公洞游。

北遵大道半里，即西南轉入小岐，向山峽中，依前老農所指示行；導者雖屢樵其處，不識誰為劉公岩也。又二里，抵山下。望一洞在南山，東向而卑伏；一洞在南山，北向而高騫；一洞在北山中突之峰，東向而淺列。方莫知適從，忽聞牧者咳嗽聲，遙呼而詢之，則北向高騫者是。亟披莽從之。其人見余所攜炬一束，哂曰：「入此洞須得炬數枚乃可竟。此一炬何濟？」余始信此洞之深邃，而恨所攜之炬少也。伏莽中石磴隱隱，隨之而躋，洞門巨石前橫。從石隙入，崖石上大鐫「西峰之岩」四字，為寶祐三年李桂高書。其前又有碑記二方，其一不可讀，其一為紹定元年太守劉繼祖重開此岩，而桂林司理參軍饒某記而並書者也。余始知此洞之名為劉公者以此，而更信此洞之始，其開道建閣，極一時之麗。而今乃荒塞至此，益慨融之昔何以盛，今何以衰耶！入洞，內甚寬敞，先燕炬由其後右畔入，則乳柱交絡，戶竇環轉，不數丈而出。又從其後左畔入，則乳柱宏壯，門竇峻峽，數丈之後，愈轉愈廓，竇幢玉筍，左右森羅，升降曲折，杳不可窮，亦不可記。其時恐火炬易盡，竭蹶前趨，嘗嚙而出，不知蔗境更當何如也。唐容《真仙鐘記》謂：「西峰岩比彈子同於加奇而稍窄。」所云「窄」者，豈以洞門巨石虧蔽目前，未悉其宮牆之宏邃耶？下山，西望北山中突東向之洞，其外雖淺而石態氤氳，門若雙列，中必相通。亟趨其下，則崖懸無路。時導者已先歸，見余徘徊仰眺，復還至，引入南麓小洞。其門南向而淺，與上岩不通。蓋上岩危瞰峰半，遙望甚異，而近眺無奇，且路絕莫援，不得不為卻步。既東行，回首再顧，則氤氳之狀，復脈脈係人。仍強導者還圖攀躋，導者乃芟翳級石，猿攀以登，余亦仿而隨之，遂歷其上。則削壁層懸，雖兩崖並列，而中不相通，外復淺甚，蓋徒有玲瓏之質，而未通窈窕之關，始興盡而返。仍東南二里，抵真仙岩。時適當午，遂憩岩中，搜覽諸碑於巨石間，而梯為石滑，與之俱墜，眉膝皆損焉。

真仙岩中明爽可棲，寂靜無塵，惟泉聲轟轟不絕，幽處有蛇，不為害，而蚊蚋甚多，令人不能寐。計八中夜，聞有聲甚宏，若老人警咳然，久而不絕。早起詢之，乃大蟲鳴也。頭大於身，夜潛穴中，然惟此夕作聲，餘寂然。

七月初一日 早起，以跌傷故，姑暫憩岩中。而昨晚所捶山谷碑猶在石間，未上墨瀋，恐為日燦，強攀崖拓之。甫竟而參慧呼赴晨餐，余乃去而留碑候燥，亟餐而下，已為人揭去。先是，余拓左崖上《老君像碑》，越宿候乾，亦遂烏有。至是兩番失之，不勝悵悵。蓋此中無紙，前因司道檄縣屬僧道攜紙來岩拓《元祐黨籍》，余轉市其連四陸張。拓者為吏所監督，欲候《黨籍碑》完，方能為余拓韓忠獻大碑，故樓遲以待。余先以餘閒取一紙分拓此碑，而屢成虛費。然碑可再拓，而紙不可再得，惟坐候拓者，完忠獻大碑而已。是日僧道期明日完道碑，初三日乃得為余拓，而韓碑大，兩側不能著腳，余先運木橫架焉。

初二日 是日為縣城墟期，余以候拓淹留停留，欲姑入市觀墟；出洞而後知天雨，乃還洞，再拓黃碑。下午仍憩岩中。

初三日 早霧，上午乃霽。坐洞中候拓碑者。久之至，則縣仍續發紙命拓，復既期初四焉。余乃出洞，往覓對崖明竅之徑。東越洞前石樑，遂循山南轉而西，徑伏草中，時不能見；及抵後山過脊，竟不得西向登崖之徑；乃踐棘攀石，莽然躋山半覓之，皆石崖嵯峨，無竅可入。度其處似過而南，乃懸崖復下。忽有二農過其前，亟趨詢之，則果尚在北也。依所指西北上，則莽棘中果有一竅，止容一身，然下墜甚深，俯而瞰之，下深三丈餘，即北崖僧棲所對望處也。已聞拓碑僧道笑語聲，但崖峻而下懸，不能投虛而墜。眺視久之，見左壁有豎隙，雖直上無容足攀指處，而隙兩旁相去尺五，可以臂繃而足撐。乃稍下，左轉向隙，而轉處石皆下

垂，無上岐，圓滑不受攀踐，磨腹而過，若鳥之摩空，猿之蹕虛，似非手足之靈所能及也。既至隙中，撐支其內，無指痕安能移足，無足銜安能懸身。兩臂兩足，如膠釘者然，一動將溜而下。然即欲不動，而撐久力竭，勢必自溜。不若乘其勢而蹲股以就之，迨溜將及地，輒猛力一撐，遂免顛頓。此法亦勢窮而後得之，非可嘗試者也。既下，則岩寬四五丈，中平而下臨深溪，前列柱綴楞如勾欄然，恐人之失足深崖，而設以護之者。岩內四圍環壁，有卷舒活潑之意，似雕鏤而非雕鏤所能及者。前既與西崖罨映，後復得洞頂雙明，從其中遙顧溪之兩端，其出入處俱一望皎然，收一洞之大全，為眾妙之獨擅。真仙為天下第一，而此又真仙之第一也。岩右崖前一石平突溪上，若跏趺之座，上有垂乳滴溜，正當其端，而端為溜滴，白瑩如玉，少窪而承之，何啻仙掌之露盤也。由其側攀崖而北，又連門兩龕，內俱明潔無纖污，而右壁回嵌，色態交異，皆如初墜者。其前崖上，亦有一柱旁溪而起，中復纖圓若指，上抵洞頂，復結為幢絡，散為蛟龍，繞纖指下垂，環而夭矯者數縷，皆有水滴其端。其內近龕處，復有一石圓起三尺，光瑩如瓶卣，以手拍之，聲若宏鐘，其旁倒懸之石，聲韻皆然，而此則以突豎而異耳。此三洞者，內不相通而外成聯壁，既有溪以間道，復有竅以疏明，既無散漫之滴亂灑洞中，又有垂空之乳恰當戶外，臥雲壑而枕溪流，無以逾此！此溪東上層之崖也。其入南與下層並峙之崖相隔無幾，而中有石壁下插溪根，無能外渡。稍內有隙南入，門曲折而內宛轉，倒垂之龍，交繆縱橫。冀其中通南崖，而尚有片石之隔，若鑿而通之，取道於此，從下層台畔結浮橋以渡老君座後，既可以兼上下兩崖之勝，而宛轉中通，無假道於外，以免投空之險，真濟勝之妙術也。時余雖隨下溜其中，計上躋無援，隔溪呼僧樓中拓碑者，乞其授索垂崖，庶可挽之而上。而拓者不識外轉之道，漫欲以長梯涉溪。而溪既難越，梯長不及崖之半，即越溪亦不能下。徬徨久之，擬候岩僧參慧歸，覓道授索，予過午猶未飯，反覆環眺，其下見豎隙，雖無可攀援，而其側覆崖反有凹孔，但上瞰不得見，而下躋或可因。遂聳身從之，若鳥斯翼，不覺已出阱而透井，其喜可知也。仍從莽中下山，一里，由石樑轉入岩而飯焉。下午，以衣禪積垢，就溪流濯，遂抵暮。

約厥明焉。余待之甚悶。〔聞西南□里古鼎山，有龍岩高懸，鐵旗新辟，且可從真仙後溯靈壽上流。〕欲以下午探古鼎鐵旗岩，而拓者既去，參慧未歸，姑守囊岩中，遂不得行。

初五日 吳道與境禪之徒始至，為拓韓碑。

其碑甚大，而石斜列，余先列木橫架，然猶分三層拓，以橫架中礙，必拓一層解架，而後可再拓也。然所拓甚草率，而字大鏤淺，半為漫漶，余為之剡污補空，竟日潤色之，而終有數字不全。會拓者以余紙拓《元祐黨籍》、《老君洞圖》與像。下午，僧道乃去，余潤色韓碑抵暮。

初六日 洞中事完，余欲一探鐵旗岩，遂為行計。而是日雨復沛然，余不顧，晨餐即行。一里，過來時橫列之北洞，又半里，抵橫列之南洞，雨勢彌大。余猶欲一登南洞，乃攀叢披茅，冒雨而上，連抵二崖下，竟不得洞。雨傾盆下注，乃倚崖避之。益不止，頂踵淋漓，崖不能久倚，遂去蓋拄傘為杖，攀茅為絙，復冒雨下。蓋其洞尚東，余所躋者在西，下望則了然，而近覓則茫不得見耳。又冒雨一里，南過安靈潭。又半里，西渡溪，乃從岐西向山坳。半里，逾坳而西，路漸大，雨漸殺。透山峽而出，共一里，南逾小橋，〔即來時橫涉小溪上源也，〕則仰望橋南山半，有洞北向，有路可登，亟從之。洞入頗深，而無他岐，土人制紙於中，紙質甚粗，而池灶烘具皆依岩而備。中雖無人，知去古鼎不遠。乃就其中絞衣去水，下山，循麓再西，則村店鱗次，稱山中聚落之盛焉。問所謂鐵旗岩者，居人指在西北峰半。又半里，抵其峰之東南，見峰腰岩嶙層出，余以為是矣。左右覓路不得，為往返者數四。既乃又西，始見山半洞懸於上，閣倚於前，而左右終不得路。復往返久之，得垂釣童子為之前導。蓋其徑即在山下，入處為水淹草覆，故茫無可辨。稍上即得層級，有大木橫級傍，上叢木耳，下結靈芝，時急於入岩，不及細簡。及抵岩，則巖門雙掩，以繩縮扣，知僧人不在，而雨猶沛，為之推扉以入。其岩南向，正與百步塘南之陸壠山相對。蓋岩前古鼎之推扉以入。其岩南向，正與百步塘南之陸壠山相對。蓋岩前古鼎村之山峙於左，沸水岩之山峙於右，岩懸山半，洞口圓通，而閣衙於內。其內不甚寬廣，叢列神像，右轉宏擴而闊然，數丈之內，亦迴環無他岐入矣。洞內之觀雖乏奇瑰，而洞之勝，頗饒罨映。鐵旗之名，其以峰著，非以洞著耶！環視僧之雙具，在右轉洞中，而臥帳設於前閣。因登其上，脫衣絞水而懸之窗間，取僧所留衣掩體以俟之。過午，望見山下一僧，戴笠撥茅而登，既久不至，則采耳盈筐，故遲遲耳。初至，以余擅啟其閉，辭色甚倨。余告以遠來遇雨，不得不入以待鋪。初辭以無米且無薪，余先窺其盎有夙儲，不直折之而穿，強其必炊。既炊，余就與語，語遂合，不特炊米供飯，且滷耳為蔬，更覓薪炙衣焉。既飯，酬以錢，復不納。時雨漸止，余因問龍岩所在。僧初住山，誤以沸水岩為龍岩，指余西南入。余初不知，從之。半里至其下，山下有水穴東北向，瀦水甚滿，而內聲崢嶸，其東復然，蓋其下皆中空，而水滿瀦之。然余所聞龍岩在山半，因望高而躋。其山上岐兩峰，中削千仞，西有淺穴在削崖之下，東有夾罅在側峰之側，踐棘披搜，終無危巖貯水。乃下，然猶不知其岩之為沸水不為龍岩也。東半里，趨古鼎村。望村後山南向洞開，一高峽上穹，一圓竅並峙。私念此奇不可失，即從岐東上。上穹者，如樓梯內升，而前有一垂石當門，東透為台，下從台前南入並峙之竅；圓竅者，如圓室內剗，而內有一突石中踞。此時亦猶以沸水為龍岩，不復知此地可別覓龍岩也。既下，仍由村北舊路過小橋，則溪水暴漲，橋沒水底者二尺餘，以傘拄測以渡。念此小溪如此，若靈壽石堰，漲高勢湧，必難東渡。適有土人取筍歸古鼎，問之，曰：「大溪誠難涉，然亦不必涉。逾嶺抵溪，即隨溪北下，所涉者止一小溪，即可繞出老君洞左。」余聞之喜甚。蓋不特可以避涉，而且可以得安靈以北入洞源流，正余意中事，遂從之。逾坳，抵來所涉安靈西堰，則水勢洶湧，洶非揭厲所及。乃即隨溪北行，裡半，近隔溪橫列之南洞，溪遂西轉。又環西面一獨峰，從其西麓轉北，東向以趨老君後洞焉。路至是俱覆深茅間，莫測影響，惟望峰按向而趨。共二里，見靈壽大溪已東去，不能為余阻；而西山夾中，又有一小溪西來注之，其上有堰可涉。然挾漲勢驕，以投鞭可渡之區，不免有望洋滿足之歎。躊躇半晌，既濟而日已西沉，遂循溪而東。蓋此處有徑，乃北經劉公岩出下廓大道者，按方計裡，迂曲甚多；望暮色已上，謂已在洞後，從其左越坳而下，即可達洞前，即無路，攀茅踐棘，不過里許，乃竭蹶趨之，其坳皆懸石層嵌，藤刺交絡，陷身沒頂，手足莫施，如傾蕩洪濤中，汨汨終無出理。計欲反輒劉公岩，已嘆莫能及，此時無論虎狼蛇虺，凡飛走之族，一能勝予。幸棘刺中翳，反似鴻蒙未擊，或伏穿其跨下，或蹂躪其鬚端，久之竟出坳脊。俯而攀棘滾崖，益覺昏暗中下墜無恐。既乃出洞左蔬蛙中，始得達洞，則參慧已下榷支扉矣。呼而啟扉，再以入洞，反若更生焉。

初七日 參慧早赴齋壇，余以衣濡未乾，自炊自炙於岩中。而是日雨淋漓不止，將午稍間，乃趨城南訊舟，更入城補衣焉。是早有三舟已發，計須就其處俟之，蓋舟從懷遠來，非可預擬，而本地之舟則不時發也。薄暮乃返洞取囊，以就城南逆旅，而參慧猶未返岩，不及與別，為留錢畀其徒而去。是日七夕，此方人即以當中元，益不知乞巧，只知報先，亦一方之厚道也。其時雨陣時作，江水暴漲，余為沽酒浸酌，迨夜擁芻而臥，雨透茅滴瀝，臥具俱濕。

初八日 雨勢愈急，江漲彌甚。早得一舟，亟攜囊下待；久之，其主者至，舟甚隘，勢難並處，余乃復負囊還旅肆。是午水勢垂垂，逾涯泊岸，市人見其略長刻增，多移棲高原以避之。余坐對江流滔滔，大木連株蔽江而下，分陳漩渦，若戰艦之爭先。土人多以小舟載其零枝，頃刻滿載；又以長索係其巨乾，隨其勢下至漩灣處，始掣入洄溜，泄之涯間。涯人謂：「廬且不保，何有於薪？」舟人謂：「余因水為利，不若汝之胥溺。」交相笑也。

初九日 夜雨復間作，達旦少止，而水彌漲。余仍得一小舟，坐其間，泊城南吊橋下。其橋高二丈，橋下水西北自演武場來，初涸不成流，至是條而凌岸，條而逾梁，人人有產蛙沉灶之慮。過午，主舟者至，則都可促差差也。又有本邑差以獨木舟四，綴其兩旁，以赴郡焉，乃郡徵取以載鹵者。其舟雖小，得此四舟，若添兩翼。下午發舟，東南行，已轉西南，二□里，有山突立江石，乃西自古東山逾雞籠坳而東抵於此者，又二□里為高街，有百家之聚在江右。又五里，為芙蓉山互其東南，有百家之聚在江左。又西南五里為和睦墟。又西□里過舞陽江口。晚泊於沙弓，水且及街衢，盡失來時之砂磧懸崖矣。

初□日 味爽放舟。一□五里，馬頭。五里，楊城，舟泊而待承差取供給於驛。其江之西北有崖瀕江，蓋東與馬頭對者也。抵午始放舟。五里，草墟，□五里，羅岩。村在江左，岩在江右。其岩層突沓斑駁，五色燦然。南崖稍低，有石芝偃峰頂，有洞匏

剝崖半，當亦有勝可尋，而來時以暑雨掩篷，去復僅隔江遙睇，崖間猿鶴，能不笑人耶！又五里楊柳，又五里大堡，又□五里舊縣，又五里古城，又五里白沙灣。江北有尖峰，兩角分東西起，峭拔特甚，其南叢山即縣治所倚也。江至白沙又曲而南，又□里，下午抵柳城縣西門。龍江西至慶遠來會。按《志》，縣治西有穿山，而治西平臨江渚，地且無山，安得有「穿」？又按，城北有筆架、文筆峰，而不得其據。遍詢土人，有識者指城西南隔江峭峰叢立者為筆架、文筆，又言其巔有洞中透，穿山當亦即此。然方隅與《志》不合，而《志》既各標，茲何以並萃耶？承差復往驛中，余坐待甚久，泊多行少，不意順流之疾，淹留乃爾！既暮，差至，促舟人夜行，遂得補日之不足焉。南二里，江之左為巒山，削崖截江，為縣城南障；江之右即峭峰叢立，土人所指為筆架、穿山者，而透明之穴終無從矚。棹月順流，瞬息□五里，轉而東北行。又五里，有山兀聳江東岸，排列而南，江亦隨之南折，灘聲轟轟，如殷雷不絕，是為倒催灘。豈山反插而水逆流，故謂之「倒」，而交並逼促，故謂之「催」耶？其時波光山影，月色灘聲，為之掩映，所云挾飛仙者非歟！又南□五里為古陵，又二□里為皇澤墟，西與鵝山隔山相向矣。又東南三里抵柳州府，泊其南門，城鼓猶初下也。

□一日 早入西南門，抵朱寓，則靜聞與顧僕病猶未瘥也。往返二□日，冀俱有起色，而顧僕削弱尤其，為之悵然。

□二日 出東門，投刺謁王翰簡之子羅源公，以疾辭。還從北門入。下午出南門，沿江詢往潯州舡，以中元節無有行者。

□三日 早，從南門渡江，循馬鞍山北麓西行，折而南，循其西麓，由西南塢中登山。石級草沒，濕滑不能投足。附郭名岩，其荒蕪乃爾，何怪深崖絕谷耶！仙奕岩在山半削崖下，其門西向，正與立魚山對，〔只隔山下平壑中一潭〕其岩內逼如合掌，深止丈餘，中坐仙像，兩崖鏤題滿壁。岩外右有石端聳，其上迸裂成紋，參差不齊，雖可登憩，而以為黑肌赤脈，分□八道可穿，似未為確；左有崖上削，大篆「釣台」二字，江遙潭隘，何堪羨魚。蓋博不及魏叔卿之台，釣不及嚴子陵之磯，惟登憩崖右石端，平揖立魚，岩中梵音磬響，飄然天鈞，振溢山谷也。崖左有級東南上，又裂一岩，形與仙奕同，〔西南向〕。中砌石為座，後有穴下墜，頗深而隘。右有兩圓穴，大僅如筒，而中外透漏，第隘不能入其下。東南抵坳中，又進一岩，亦淺隘不足觀。蓋仙奕三岩，齊列山半，俱相伯仲而已。既西下山麓還望，復得一岩，亦西向，正在中岩之下。其岩亦淺隘，中昔有碑，今止存其趺。岩上覆有三圓岩，若梅花之瓣，惜飄零其二，不成五。出岩前，有石平砥如枰，而赤紋縱橫，亦未之有。岩右有石窟如峽，北透通明，其中開朗可憩。而有病夫臥其前，已蠕蠕不能屈伸。荒谷斷崖，樵牧不至，而斯人托命於此，可哀亦可敬也！出岩，西盤一山嘴，轉其東南，山半有洞西南向。乃踐棘而登，洞門岿然，其中高穹而上，深墜而下，縱橫成峽，層疊為樓，不甚寬宏，而以此危峻逼裂見奇者也。入門，有石突門右，蹲踞若牛而青其色，其背復高突一石，圓若老人之首。先是，立魚僧指其處有壽星岩，必即此矣。但所指尚在東南黃崖懸削處，蓋黃崖西面與立魚對，而此則側隱於北，當時未見耳。由突石之左懸級下墜，西出突石之下，則下墜淵削，而上級虛懸，皆峭裂不通行。東入峽道中，灣環而進，忽得天光上映，仰睇若層樓空架，而兩崖上覆下嵌，無由踰虛上躋。第遙見光映處，內門規列，高懸夾崖之端，外戶楞方，另透前山之上，其頂平若覆帷，恨不能牽綯一登，悵悵而出。

更下山而東，仰見北山之半，復有一門南向，計其處當即前洞光映所通也。見其下俱回崖層互，乃稍東，循崖端西北而上，逾下崖，抵中崖，而上崖懸絕不得上。復從前道下，更東循崖角西北登上崖。沿崖西陟，則洞前三面皆危壁倚空，惟此一線盤崖可通。前有平石如露台，內旋室萬丈，四壁俱環柱駢枝，細若鏤絲垂絡，聯布密嵌，而頂平如幕，下平如砥。西北內通一門，下臨深峽，果即前所仰望透空處也。若斷塞所登一線盤崖，從峽中設梯以上，此岩高朗如閣，正巢棲穴處之妙境矣。坐憩久之，仍循崖端東南下，其南復有山鵲起。從兩山夾中取道而東，可出馬鞍之東隅，而中塞無路；循南山西麓取道而南，可抵上龍潭，乃往來大道也。從西麓仰眺山半，懸崖穹拓，黃斑赭影，轟然西向，欲一登無路。循山南行，有微徑從草中東上，頃即翳沒。蠖蹙上登，得一門，外雖穹然，而內僅如合掌，無可深入。望黃赭轟削處，已在其北，而崖嘴間隔，不可盤陟。復下至山麓，再從莽中望崖而登，久之抵轟崖下。其崖危削數千尺，上覆下嵌，若垂空之雲，互接天半。每當平削處，時裂孔一方，〔中多紛綸奇詭，〕第瑣碎不能深入。循崖下北行，上有飛突之崖，下有累架之石，升降石罅中，雖無窈窕之門，如度凌虛之樹，亦足奇也。

時日已過午，下山欲南尋上龍潭，計無從得飯；而東向峽中，循馬鞍東麓，即傍郭循江，即易得食，而又可窺屏風、登台，兼盡王氏山房諸勝，且取道兩山間，更愜所願也。乃披莽而東，見兩崖石皆巉嵌，叢翠翳之，神愈飛動。既而得藝蔬之畦。又東一里，得北來大道。截大道橫過，東去一里得聚落，則郡東門之對江渡也。於是瀕江南岸倚屏風山北麓東行，其處村居連絡。一里，抵登台山，居聚愈稠。江為山扼，轉而北去，路從山南繞其東麓而北。聞其處有楊文廣洞，甚深杳，從江底潛通府堂，今其洞已塞，土人莫能指導，僅人人言之而已。登台之北又一里，有山橫列三峰，其陰即王氏山房所倚，余昔從洛容來，從其北麓渡江者也。茲從南至，望見南麓有洞駢列，路當出其東隅，而遙聞洞前人聲沸然，乃迂而西北至其下，則村氓之群社於野廟者也。洞在廟北半里，南向岿然。其山倒石虛懸，內裂三峽，外通三門，宛轉回合而不甚深擴，然石青潤而穴旁通，亦不意中所難得者。出洞，望西峰之陽，復有一岩南向，乃涉窪從之。適有婦負芻自北坳來，問東西二洞何名，曰：「東洞名蠻王，西洞淺而無名，然中有蛇穴之。」問：「北坳可達王氏山房？」曰：「北坳樵徑，無岐可通；大路從東麓而遙，小徑緣西坡而近，然晚輒有虎，須急行。」余乃上西洞。洞門亦南向，而中果淺，皆赭赤之石，下無旁通之竅，何以穴蛇？內高五六尺，復有石板平度，虛懸不能上。而石板中央有孔一圓，如井欄中剝，下適有突石，踐石透孔，頸項恰出孔上，如罪人之囊三木者，然聳肩束臂，可自此上躍也。但其上亦不寬輿，不堪舒憩。遂下，從西坡小徑下山，循西麓而北逾一岡，竹塢蒼鬱。里餘而得一茅舍，東倚山麓，西臨江坡。坡上密箐蔽空，連麓交蔭，道出其下，如行空翠穴中，不復知有西爍之日也。一里，北抵姚埠，即東門渡也。其上村居數□家。由村後南向登，上即王氏山房。時日已昃。余先每入一岩，輒以所攜龍眼、餅餌箕踞啖之，故至此而後索餐，得粥四甌，飯與茶兼利之矣，遂南入竹塢中，檐簷萬個，森森俱碧玉翔煙，覺塵囂之氣俱盡。已而上山，石磴甚峻，西緣南折，穿榕樹根中，透其跨下。已又東上，過一皮石片下，〔石去地五六尺，崖旁平度出，薄齊架板，〕則山房在焉。小樓三楹橫列洞前，北臨絕壑，西瞻市堞縱橫，北眺江流奔衍，東指馬鹿、羅洞諸山，分行突翠，一覽無遁形。樓後即洞，洞高不為樓掩，中置西方諸像，而僧則托樓中，若為洞門鎖鑰者。蓋王氏昔讀書於此，今則以為僧廬，而名東林洞焉。洞後西、東分兩竅：西竅從南入，稍轉而東，漸黑隘，不堪深入；東竅從南入，轉而東忽透明焉。逾東闕而出，巨石迸裂成兩罅：一罅北透則石叢，而平台中懸，可以遠眺；一罅東下則崖削，而茅閣虛嵌，可以潛棲。四旁皆聳石雲壑，飛翠鸞舞，幽幻險爍，壺中之透別有天，世外之棲杳無地，非若他山透腹而出，一覽即盡也。既而還至前洞，望渡舟甫去西岸。乃從洞東南躋嶺上，石磴危峻，所望愈擴，遂南瞰登台焉。久之下山，則渡舟適至，遂由東門，共二里返寓。

□四日 在柳寓。

□五日 在柳寓。

□六日 作一書與王翰簡之子羅源公。促靜聞往天妃廟贖所當被，竟不得。

□七日 以書投王羅源，不俟其回書，即攜行李下舟。過午，雨如注。既而復從南門入抵北門，市土藥於朱醫士，得山豆根、豬腰子、天竺黃、水蘿蔔、兔金藤諸藥各少許，下舟已昏黑矣。

□八日 晨餐後放舟。□里，石狗灣。有小山在江左，江稍曲而東北。小山之東為龍船山，又西南為夾道雙山，此北門陸路所出也。由石狗灣五里，為油關，江始轉而東。又東北□里為羅溝。向正東行者五里，始轉而南，□里為山門衝，即昔日洛容來渡江處也。江東為南寨山〔西麓，石崖回返，下嵌江流；〕江西岸為馬鹿堡。又南□里為羅峒。前有山突兀，坪中有罅南裂，上連下透〔如石門〕。其巔又有一圓石突綴於上，若一僧倚崖南向，肩與崖齊，而上路其頭顱，下透其腰背。余昔在羅山南已東望而見之，今復西眺，蓋水陸兼收之矣。又南五里，諸峰森叢江右，石崖回互，亦猶山門之列於江左者，而其上復有石森列，若立而偃，若坐而箕踞者。舟人謂此處有「八仙對奕」，豈即此耶？至此江稍轉西南，其東岸有聚落日雞臘，乃柳州東南陸路大道也。道

側有溪自西來人，於是舟轉東行。五里，轉而南，有崖懸突江左，層累疊嵌，〔光彩離奇。〕眺其東，有尖峰鸞豎，形若牛角。既而東轉五里，江北聚落出焉，名曰犁衝。蓋山脈北自牛角尖直下，江流環其〔東、南、西〕三面，中成盤涯，若犁之尖，故名。忽轉而北，又五里，直抵牛角山下。復轉東去。北山松檜森然，名曰羅墳。遙聞灘聲如雷，久之始至，則懸流回瀑，一瀉數里，是曰橫旋灘。自犁衝北轉至此，破壁而出，建瓚而下，又共五里矣。東南下灘五里，山漸開伏，又□里，稍折而東北，又東□里，三江口。洛青〔江〕自東北來注，有聚落在柳江北、洛青西，昔有巡司並驛，今移賈江矣。時日已西銜山半，遂泊。

□九日 舟人因蚊蚋甚多，乘月放舟中流，聽其隨波去。五鼓抵賓江，市聚在東岸，其上連室頗盛，其下復有灘。下灘，舟稍泊，既曙乃行。二□里，象州，在江東岸。自犁衝來，石山漸隱，土山漸開，唯賓江之下有崖特立江左，江轉而西，山形下削上突，豈即《志》所謂「象台」耶？象州城在江東岸，瀕江岸頗高，西門城垣因之，州即在其內。州廡內外，多茅舍蕭條，其東即窪而下，居民之廬托焉。西門外隔江即為象山。山土而不高，土人曰：「春月有雲氣，望若象形，紛走其上，即之則散，故名。」其北岸有石蹲伏山頭，謂「貓兒石」也，頗覺宛然。舟泊，市蔬米，瀕午乃發。□里，轉而西，有崖峙江左。又西□里，過大容堡，轉而西南行，兩岸始擴然無山。又五里，轉而東南行。又□里，都泥江自西南來會，其水渾濁如黃河之流，既入而澄波為之改色。江東北岸有小山，北面分聳兩岐，西突兀而東尖峭，正與都泥入江之口相對，若為建標以識者。又東南□五里，折而西北，旋轉西南。又□里，乃東下大灘，一瀉五里，曰菱角灘。下灘五里，曰薄崦岷，又□五里，泊於瀧村。

都泥江者，乃北盤之水，發源曲靖東山之北，經七星關抵普安之盤山，由泗城而下遷江，歷賓州、來賓而出於此。溯流之舟，抵遷江而止。蓋上流即土司蠻峒，人不敢入；而水多懸流穿穴，不由地中，故人鮮諳其源流者。又按慶遠忻城有烏泥江，由縣西六里北合龍江。詢之土人，咸謂忻城無與龍江北合水口，疑即都泥南下遷江者。蓋遷江、忻城南北接壤，「烏泥」、「都泥」聲音相合，恐非二水。若烏泥果北出龍江，必亦貴州之流，惜未至忻城一勘其跡耳。若此江，則的為北盤之委，《西事瑣》指為烏泥，似以二水為混，未詳核之也。

二□日 味爽放舟，五里下一灘，曰大鷲灘，江右石峰復駢列而出。又南五里，為武宣縣西門。縣城在江之左，亦猶象州之西臨江渚也。但隔江西岸之山，卓立岐分，引隊而南，〔岩皆奇詭，若垂首引項，偃僂比肩，種種怪異。《志》謂「縣西有仙人山，南有仙巖山」，當即所望諸異峰也，〕不似象州西山以雲氣得名也。其附舟去五人，復更四人，舟人泊而待之，上午乃發。南五里，江折而東，又五里，乃東南折而去，〔兩岸復擴然。〕又□五里，有溪自西來注。又東南□里，為勒馬堡，堡江左，過此即為潯州之桂平界矣。又南□〔裡，兩岸山漸合，又〕五里為橫石磯。有石自江右山麓橫突江中，急流倒湧，遂極瀕洞之勢。蓋兩岸皆連山逼束，至此為入峽之始。又南五里，轉而東南二□里，江左涯辟一坪，是為碧灘，設堡置戍，為峽中界，名鎮峽堡焉。又東南□里，兩岸山勢高聳，〔獨冠諸峰，〕時有石峰懸峙。江至是轉而東，其南回東轉處，江左瞰流之石，有大書鏤石者，土人指為韓都憲留題，然舟疾不能辨也。又東北二□里，有小溪自北破壁而出，其內深峻屈曲，如夾堵牆。又東為大藤峽，大江南北兩崖，俱有石突江中。云昔有巨藤橫駕江上，故南北兩山之賊，此迫彼竄，彼得籍為津梁，而我不能施其威武。自韓公雍破賊而斷之，易名斷藤峽。過斷藤五里，下弩灘，遂南出峽口。有水自東來注，曰小江口。其水由武靖州來，至此，合併西南下，勢甚湧急，蓋出峽而恣其放逸也。北自橫石磯入峽，南至弩灘而出，其中山勢回逼，正如道州之瀧江，嚴陵之七里瀧。但此峽相去六、七□里，始人為東西峽，中轉為南北峽，中無居廬，叢木虧蔽，兩旁為瑤、僮窟宅，故易於為暴。使伐木開道，因泉置屯，則亦丹崖、釣台，勝概所麗矣。今碧灘之上置鎮峽堡，聲勢甚孤，恐怠玩之後，不足以震懾戎心也。出峽，又西南循山下，□五里，抵潯州府，日已暮，泊于北門。大藤峽東抵府約三百餘里，乃瀧、柳二江之夾中也。兩江瑤賊昔甚猖獗，屢征之後，今兩江晏然。當其猖獗時，賊東西相結，蓋其中有力山焉。東助府江，西援藤峽，互相竄伏，所謂狡兔之三窟也。王新建討定之後，當有佈置，俟考之。

二□一日 隔晚泊潯州大北門稅廠下。夜半風雨大作，五更雨止，而風勢震撼不休，晨餐後乃殺。乃登涯入大北門。南行半里，轉而東一里，過府前，又半里，抵四牌坊。折而南半里，出大南門，則鬱江自西南來，繞城而東北，至小北門與黔江合而東北去，下平南達梧州者。下定寓南門驛前。乃登小北門城埠，望二江交合處，有洲當其中，其江雖北去，旋轉而東南下蒼梧也。循埠西行，望西山吼鳴出雲表，下瞰城隅，上有石縱橫，土人指其處有寺，當即《志》所稱三清岩也。其後山即大藤峽。時以舍館未定，不遑命履，姑下舟覓夫，擔行囊置南門外逆旅。靜聞從而後，遍覓不得，下午乃至。薄暮仍雨。

二□二日 早，雨復淋漓不休。〔留靜聞、顧僕寓潯之南門，〕見擔夫為勾漏、白石、都峽三山游。

晨餐後雨止，乃發，即從驛前南渡鬱江。五里，灘頭村。又三里為車路江，下有石樑。梁外水發，〔小水自東南西北入鬱，〕舟得而至焉。南二里為石橋村。從此南望，白石山與獨秀挺峙，若在三□里外，而土人云：「尚六□里而遙，竟日之力猶不能到。」蓋山路迂隔也。由石橋村而南，蒼莽中四高中窪，平地多伏莽突土之石，多分裂區匯之波。二里，得回石一壑，四面環叢，中瀧清流，有淵墜成潭，有迸裂成隙，水石容與，亦荒野中異景也。更南，則匯潭更多。上有岡為橫南墟，有一婦人結茅貫酒其上，去郡蓋□五里矣。其東有山，自南而北垂抵此，從其西漸升而南，迸穴愈多，皆平地下陷，或長如峽，或圓如井中皆叢石，玲瓏攢嵌，下則淵水澄澈。蓋其地中二三丈之下，皆伏流潛通，其上皆石骨噓結，偶骨裂土迸，則石出而穴陷焉。於是升涉溝壑，又三里，乃入山塢，則山皆純土，無復嶙峋之石，而塢中皆禾田曲蟠四麓矣。又二里，上湖塘嶺，坡陀相間，嶺壑重疊。□里，抵容塘村，有潭匯水，數□家聚居山半。又南陟一嶺，共二里，渡一溪橋，上嶺為官坂墟。墟有一婦結茅貫酒，與橫南同。郡中至此三□里，為白石山行之中道，乃餐粥茅店中。從岐東南逾嶺，□里，為姚村。村亦百家之聚，依山匯水，真山中之樂墅也。渡一小溪，又南逾嶺，五里，為木角村。村在白石山之北麓，去山尚□里，日有餘照而山雨復來，謀止宿其處而村人無納者。徘徊抵暮，坐春舍間擬度其夜。既而一春傍主人啟扉納焉，為之晚炊而宿。

二□三日 早飯，別木角主人，授火錢，固辭不納。何前倨而後恭耶？由其東南越一嶺，由岐徑望白石而趨。其山峰攢崖絕，東北特聳一峰為獨秀，峭拔孤懸，直上與白石齊頂，而下則若傍若離，直剖其根。崖石多赭赤之色，謂之「白石」，豈不以色起耶？五里，路漸沒草間。渡一溪，嶺半得一出家，傍舍植芭蕉甚盛。亟投問路，始知大道尚在西南，而此乃岐中之岐也。由其左登山，東向而上，望周塘村在路右塢中，相隔坑阪已兩三重也。由土山之脊轉而南，五里，度一山坳。稍東而南折，直抵山之北麓，則獨秀已不可見，惟轟崖盤削，下多平突之石，石質雖不玲瓏，而盤互疊出，又作一態也。直上一里，抵崖石下。轉而南，一里，為三清岩。其岩西向，橫開大穴，闊□餘丈，高不過二丈，深不過五丈，石俱平燥，惟左後深入而東，然低庳不逾尺，所云南通勾漏者即指此。余謂山脈自此與勾漏南接，若此洞高峙山半，而其山四面孤懸，謂穴道潛通，夫難入而誰試之耶？右壁盡處有穴大如管，泉自中滴下，懸四五尺，僧布竹承之，清冷異常。下丈餘，匯為一潭，不甚深澈，指為「龍潭」云。岩內有一石如缸，臥可為榻，坐可為幾。岩列三清像，故以「三清」為名，即白石之下洞矣。又南半里，為大寺。甚古，後倚崖壁，有觀音堂甚敞。其左峭壁下有圓珠池，亦水自半崖滴下者，下盤圓潭承之，無他異也。按《志》，山北有漱玉泉，而《西事瑣》與《百粵鳳土記》俱謂其泉暮聞鐘鼓則沸溢而起，止則寂然，詫以為異。余謂泉之沸寂，自有常度，乃僧之候泉而鳴鐘鼓，非泉之聞聲而為沸寂也。及抵白石，先詢之三清觀，再征之白石寺並漱玉之名，不知何指，而聞鐘泉沸之說，山僧茫然。洵皆好事之言也。寺僧為滄茗，余急於會仙之勝，即以行囊置僧舍，不候茗，由後寺南循崖壁行。已東轉而上，入石峽中。其峽兩峰中剖，上摩層霄，中裂駢隙，相距不及丈，而懸互千餘尺，俱不即不離，若引繩墨而裁削之者，即俗所誇為「一線天」，無以過也。磴懸其中，時有巨石當關，輒置梯以度，連躋六梯，始逾峽登坳。坳之南北，俱猶重崖摩夾。乃稍北轉，循坳左行，則虯木盤雲，叢篁蔭日，身度霄漢之上，而不知午日之中，真異境也。至是東轉稍開，始見獨秀峰在東北，而東南塢中又起一峰，正與獨秀對峙，而高殺其三之一，〔宛然蓮蕊中擎，但四面為諸峰所掩，惟此得睹全體耳。〕又北攀懸崖而上，木根交絡石間，為梯為紐，足躡手緣，無非此矣。已轉一壑，有

澗自頂西向墜峽，累潭搗穴。由峽右復懸梯上登，宛轉三梯，遂行平岡間。其外乃萬丈下削之崖，其內即絕頂漱根之峽，內外皆喬松叢木，一道深碧，間有日影下墜，如篩金颺翠，閃映無定。出林則鑿石成磴，又植竹回關，躋磴轉關，而會仙之岩呀然南向矣。其岩皆黃赤之石，上下開窟，而內漸湊合，旁無氤氳之竅，上無滴瀝九乳，與下岩同；而地位高迥，境路幽去。五里之雲梯杳藹，千秋之鶴影縱橫，非有棲霞餐液之緣，誰得而至哉！時已過午，中有雲寮，綰鑰已久，灶無宿火，囊乏黃粱，無從掃葉煮泉，惟是倚筇臥石，隨枕上之自寐自醒，看下界之雲來雲去。日既下春，炎威少退，乃起，從岩右躡削崖，凌絕頂。崖雖危峭而層遙，盤隔處中有子石，圓如鵝卵，嵌突齒齒，上露其半，藉為麗趾之級，援手之階。不覺一里，已騰踴峰頭，東向與獨秀對揖矣。蓋此峰正從潯州來，所望獨秀峰西白石絕頂，而獨秀四面聳削如無柱，非羽輪不能翔其上。此峰三面亦危崖特立，惟南面一罅，梯峽上躋，頗如太華三峰，上分仙掌，下懸尺峽，透險殆危。此真青柯嫡塚，他未見其比也。何者？桂、朔、柳、融諸峰非不亭亭如碧簪班筍，然石質青幻，片片如芙蓉攢合，竅受躡，痕受攀，無難直躋；而此則赤膚赭影，一劈萬仞，縱覆鐘列柱，連轟駢峙，非披隙導窾，隨其腴理，不能排空插翅也。〔獨秀、蓮蕊二峰，為此峰門戶，其內環壑深壑，虧蔽日月，重岡間之，人無至者。〕坐眺久之，乃仍下會仙。別岩而下，歷三梯，三里至峽坳上，見峽左一石，倚崖而起，上並崖端倚雲，下有線罅透日。急賈勇穿其中，則其隙不即不離，僅容側身而進，其上或連或缺。既而漸下，南轉出罅，則飛石上下懸嵌，危不可躋矣。返出峽坳，見倚石之側，復有一道上出石端，用懸殊甚，乃流沙滾溜而成者。心益不能已，復攀根引蔓而登。躋其端，誘入石闕中，則倚石西盡處也，與前崖夾而成闕。穿闕而南，則飛石南懸之上也，瞰前罅正在其下。遂攀登倚石之頂，則一台中懸，四崖環峙，見上又或連或缺，參錯不齊。正憑眺間，聞雷聲殷殷，仍下峽坳，歷六梯，一里西出峽，又一里，北返大寺。亟問餐於僧，濯足於泉，而雷雨適至。先是，余下至上梯，遇寺中肄業諸生，見余登岩久不下，亦乘興共登，至是未返，困於雨。而平南有鄉貢梁凌霄者，開繹帷寺中，見余輒有傾蓋之雅，為之挑燈夜談。中夜雷雨大奮，臥室淋漓。

二〇四日 作詩與梁君別，各慰勸執手，訂後期焉。西向下山，望羅叢岩在三〇里外，初欲從此而南趨鬱林。及一里，抵山下，渡小壩。又西二里，過周塘，則山谷回互，羅叢已不可見。問其道，多未諳者。雲須南至麻洞墟，始有路西行。又南三里，路分為二，大道由東南上山，岐徑由西南涉塢。余強從西南者，一里，逾一嶺，漸不得道。二里，南行山莽間。又一里南下山，始有路自西北來，隨之東南去，由塢陞出山夾中。二里，抵乾衝，始值北來大道，山始開。有小溪自東而西，又有自南而入之者。涉澗，隨南水而上，村落依焉。於是山分東西兩界，中則平疇南行，深溪北流。西南二里，過一獨木橋。又南三里，山坡突處，麻洞墟在焉。是日墟期，時已過一獨木橋。又南三里，山坡突處，麻洞墟在焉。是日墟期，時已過午，乃就罌而餐。其西有岐，西向逾山為高塘路，覓高塘趁墟者問之，言：「由此至羅叢岩尚五〇里，高塘未得其中火，欲西北渡鬱江乃至。」余聞之悵然，姑留為後游，遂南隨散墟者循西北界山而趨。五里，有村連聚於東界大山之下，猶麻洞之聚落也。又南，山塢稍轉而西，仍南共五里，為石馬村。村倚西麓，有石倚東麓，若馬之突焉。西麓之後，其上石峰突兀，是為穿石寨。土人言其石中穿，可透出山後，余望而未之見也。又南五里為大衝，聚落環倚西麓。於是塢窮疇轉，截山為池，回坡為田，遂復向山坳矣。由大衝上行，又五里，路出馬頭嶺之南，過山脊。其水北流者，經乾衝由車路江入潯；南流者，經都合入秀江，北轉高塘、羅行而入鬱。出坳，復東南得平疇，山仍兩開。五里，宿於中都峽。

二〇五日 由都峽南行，二里，渡一橋，有岐從東南隨水登坡，一里為回龍墟，墟猶未全集也。坡南水復西南去，渡板橋，更南三里，則塢窮而上嶺。逾嶺南下，一里出山，則山塢復開。南行三里，為羅播村。東渡一溪，逾小嶺，又涉一溪，共一里，南向登山甚峻，曰大山坪，又曰六合嶺。從其上北眺潯州西山，遠在百里外，而東有大山屏列，西南亦有高峰，惟白石反為東北近山所掩不得見。平行其上二里，出南坳，嶺頭叢木蔭密。從其右行，又一里下山。又一里，山壑四交，中成奧谷，有小水自東而西。越其南，從中道復登嶺，一里，逾而東，入山峽。峽北麓堰水滿塢，瀦浸山谷。乃循峽沿水東入南轉，一里漸升，水亦漸涸。復逾山坳，路循嶺右升分嶺界。二里，復下渡山脊，路循嶺左一里，下核桃嶺，則有大溪自南而來，至此西折去。〔即潯郡西繡江上流也，發源自平山墟，乃大容山西北水。大容東西有兩繡江：一南自廣東高州，北至北流縣，合大容東南水，經容縣注於鬱，此容縣繡江也；一即此水，為潯上流之繡江。〕路循溪向東南逾二嶺，共三里，涉流渡江。其水及腹，所謂橫塘渡也，潯州南界止此，江南即鬱林州屬，為梧西北境焉。由江南岸復溯流逾嶺，四里始有聚落，時已過午，遂就炊村廬。炊飯畢，山雨大作，坐待久之。逾小嶺而南，村聚益連絡，所謂白堤者是，亦深山之奧區也。過墟舍，取中道渡小橋，溯橋右南行八里，誤從路旁小岐西入，得大寨村，遂投宿主人李翁家。翁具酒烹蛋，山家風味，與市邸迥別。

大寨諸村，山回谷轉，夾塢成塘，溪水連雲，堤塢夾翠，雞犬聲皆碧映空廬，查出人間，分墟隔隴，宛然避秦處也。

二〇六日 主人以鮮鯽餉客，山中珍味，從新漲中所得也。及出山，復誤而西。二里，復得倚雲繞翠，修竹回塘之舍。問道於村婦，知誤，東出。二里，抵大板橋，始循大溪西岸南行。三里，過馬祿山，越通明橋，遂西南折入山峽。兩山逼束，中惟一溪，無夾水之畦，俱濛濛之草。五里，有巨木橋橫架溪上，乃通東南山路之道。余從橋右過，不從橋渡。其橋巨木兩接，江右有大樹，自崖底斜偃江中，巨木兩端俱橫架其杪，為梁柱焉，是名橫江橋。又西南五里，過箬帽山，山峽稍開，南見大容焉。又西南三里，涉溪而右，又涉溪而左，共二里，逾岡而上，是為平山村。由白堤至平山三〇里，路隘草荒，隔絕人境，將出平山，則紛紛言前途多盜矣。由平山南行，路已開闢。過墟舍，越嶺畔行，東望大容在三〇里外，猶有層峰間之。五里，下入山峽，過黃草塘。西南二里，抵都長廟。其處兩山開塢西去，而路橫塢而南，越嶺，所上無幾，南下甚遙。共三里，峽轉西出，是為勒菜口。於是山分兩界，大容峙東北，寒山峙西南，排闥而東南去，中夾成大嶺，溪流南注，則羅望江之源矣。於是循寒山北麓東南行，又三里，巨樹下有賣漿者，以過午將撤去，乃留之就炊而飯。又五里，渡溪橋，是名崩江橋。橋南有廟，賣漿炊飯者群托焉。又東南二里，過馮羅廟。廟之南，山峽愈開，蓋寒山南盡，大容東轉，於是平曠曠然矣。〔予取鬱林道。〕由哇膝中南行七里，復涉岡而南，見有鼓吹東去者，執途人問之，乃捕勒尉部過此也。又見有二騎甲冑而馳者，則州中探報之騎也。又三里，抵松城墟。墟舍旁有逆旅一家，時日色尚高，而道多虞警，遂停宿焉。二鼓，聞騎聲驟而南，逆旅主人出視之，則麻兵已夜薄賊巢，斬一級，賊已連夜遁去。夜半，復有探者扣扉，入與主人宿，言麻兵者，即土司汛守之兵，夙皆與賊相熟，今奉調而至，輒先以二騎往探，私語之曰：「今大兵已至，汝早為計。」故群賊靡遵者，依從一人斬之，以首級畀麻兵為功，而賊俱夜走入山，遂以「蕩平」入報。恐轉眼之後，將。

平山乃大容西來之脈，蓋瀾滄以東之山，南徑交趾北境，東轉過欽、廉、靈山，又東北至興業，由平山東度，始突為大容，於是南北之流分焉。

寒山者，鬱林西北之望也。諸山俱環伏於大容，而此獨與之抗。蓋其脈分自興業，在羅望、定川二江之間。其脊至勒菜口而盡，故錚錚特起。《九域志》：越王陀遣人入山采橘，〇日方回，問其故，曰：「山中大寨，不得歸。」因名。

陸馬廟者，在大容南麓，乃土人以祀陸績、馬援者。流賊七八〇人，夙往來劫掠村落，近與官兵遇，被殺者六人。旋南入陸川境，掠平樂墟，又殺數〇人。還過北流，巢此廟中，縻諸婦女富人，刻期索贖，不至者輒殺之。

二〇七日 早自松城墟，不待飯而行。四里，過谷山村，復行田塍中。又五里，望見一石樑甚高整，跨羅望江上，所謂「北橋」也。三洞連穹，下疊石為堰。水漫堰而下，轉西向行，由鬱林城北轉而西南，與定川南流合而南去，經廉州入海者也。石樑之西，又有架木為橋以渡下流者，行者就近不趨石樑而趨木橋焉。過橋，又南逾一嶺，共一里，入鬱林北門。北門外人居俱倚岡匯池，如村落然，既無街衢，不似城郭，然城垣高聳，粵西所僅見也。城中亦荒落。過鬱林道而西，即為州治。乃炊飯旅肆，問此中兵道，已久駐蒼梧矣。先是蒼梧道顧東曙，余錫邑人也，其乃郎以家訊寄來，過衡陽，為盜劫去，余獨行至此，即令其仍駐此地，亦將不及與通，況其遠在蒼梧耶！

流較羅望為大。涯下泊舟鱗次，涯上有堤，內環為塘，堤上石碑駢立，堤下臥石片片，橫列涯間。余視之有異，亟就碑讀之，則紫泉也。泉隙在涯堤之半〔石片中，石南北夾成橫罅，橫三尺，闊二尺，東迴環而西，缺其南，水從底上溢瀦其中，停泓者三尺，上從南缺處流瀉去，時見珠泡浮出水面。〕堤內塘水高丈餘，涯下江流低亦丈餘，水澄碧異常，其曰變「紫」者，乃宋淳熙間異兆，非泉之常也。泉上舊有濯纓亭，今已成烏有。泉之西有石樑曰南橋，亦三疊，高跨南流江上。橋北有文昌閣，當江流環轉之中，高架三層，虛敞可眺，為其中勝覽。橋南為廉州大道；橋南由岐溯江岸東行，則水月岩道也。溯江半里，江自東北來，路向東南去，乃舍江從路，始由田塍行，其路猶大，乃陸川、平樂墟道也。八里，陟岡，有村焉。由村左岐東北行，又二里，從岐而北，路益沒。又二里，北過一塘堤，始得西來路。循之東二里，經一村，復上一嶺，路仍沒。乃逾山而東，從莽中躡躡東向，一里抵東山下，得南來之路。遂循之而北，二里，仍東轉入山塢。一里，渡一小石橋，又循東山而北，過一村，復東轉入山塢。其塢甚深，東入二里，路漸蕪沒。又望坳東登，一里至嶺，始得西來大道，則亦南向平樂墟路也。越嶺而東，仍舍南行大道，岐而東下山，徑塢中共一里，逾山峽東下，則峽東石峰森森，自北而南，如列旗整隊，別成一界矣。出峽，循西山東麓而北，一村倚山東向，前有大塘，余以為龍塘村矣，問之，則龍塘猶在北也。又北一里餘，轉而東，得龍塘村。村踞岡脊之中，〔其南水南流東去，其北水北入水月洞。〕由其東又北一里餘，直東抵石山中峰。渡石橋而北，則上岩西向，高穹峰半矣。

上岩者，水月洞南倚山憑虛之竅也；石山自東北來，南引而下，支分隊聳，而一支中出者。西瞰平蕪，削崖懸竇，層級皆不甚深，而此層最下，亦最擴。環峰石皆青潤，獨裂岩處色變赭赤，然其質猶極靈幻，尋丈之間，層皮縷掛，竇穿蓋偃，無所不備，亦無所不奇。岩前架廬當門，而敞其上，廬可以棲，而上不掩勝，結構亦自不惡。由右右腋穿竅而上，竅僅如管，歷級宛轉，復透一層，若偏閣焉。雲由右右腋穿竅而上，竅僅如管，歷級宛轉，復透一層，若偏閣焉。雲牖騰空，星楞透影坐憩其內，又別一「小西天」矣。由右左腋環柱而出，柱如龍旗下垂，從其側緣崖上躋，轉出岩端，復得一層。其岩亦西向，自分左右兩重，〔左重在下，垂柱裂竅，仰睇上即右重也，然歷磴無階。由外北躋，始入右重。閣綴絕壁，與左層翼對增妍，皆岩之中層也。〕其上削崖之頂，尚有一層虛懸，而躋之無級，〔惟供矯首耳。〕水月洞尚在其北而稍下。龍塘之水，經山前石橋而北，過上岩之前，乃東向搗入洞中。洞門亦西向，路由其南，水由其北，相沿而入，透北而出。前後兩門，一望通明，是為明洞。水貫其中，石蹲其旁，夾流突兀，俱作獅象形。〔洞頂垂石夭矯，交龍舞螭，繽紛不一。〕其水平流洞中，無融州真仙岩之大，而兩崖亦無其深峭，可褰裳而涉溪。崖之右，又有一小水，南自支洞出，是為陰洞。〔左則沿溪筍乳回來，上亦裂門綴穴。層閣之上，又匯水一池為奇。此明洞以內勝也。後門崖口，列大柱數條，自門頂合併倒懸，洞內望之，蜿蜒浮動。此明洞以外勝也。〕陰洞乃明洞旁穴，其中又分水陸。〔流不甚大，東南自牛隴又開一門，穿山腹至此合明洞。溯流入半里，洞漸沉黑，崖益陡，水益深，結筏積炬，曲屈約二里，出牛隴。此陰洞水中勝也。從陰洞溯流，始崖左嵌石下，竇甚隘，匍匐下穿，引炬而前，忽巖然上穹，上下垂聳盤柱，詭狀百出，升降其中，恫心駭目，遂曲莫盡。〕

此陰洞陸中勝也。〕余欲為水月游，時已過午，尚未飯，抵上岩，道者方扁，關戶而出，余坐崖下荔陰間。久之，道者罷釣歸，啟扉具炊，余促其束炬游水月。既入明洞，篝火入陰洞，道人不隨支流入，由其側伏窪穿隙，遍觀陰洞陸崖之勝，其中崇宏幽奧，森羅諸詭，五易炬而後出。欲溯流窮水崖，道者以水深辭：「請別由側道以探其後崖，不必從中出也。」乃復出明洞，涉水窮左崖之勝，遂出後洞，仰睇垂蚪舞龍之石。還飯於上岩，已日銜西山矣。

二〇八日 早上上岩中。道者出龍塘為予買米。余曳杖窮其最上層，已下，憩石竅偏閣中。蓋是岩西向，下午則返照逼人，余故以上午憩，而擬以下午搜近山諸洞。既午，道人以米至，午炊甫畢，遂循山而南，至昨來所渡石橋，由橋側東折入環峽中。〔是山石峰三支，俱鋒稜嶮削，由東北走西南。中支為水月岩所托，是峽則中支、南支相夾者。南支多削崖裂竅，予來時循其西麓，〕以為水月在其下。詢之土人，皆曰：「中不甚深，下無蹊徑。」從峽轉北，得中央平窪一圍，牛千百為群，散處其內，名為牛隴。窮其西北，〔水匯成潭，〕遂入陰洞後門，〔即東南臨潭上，四旁皆陡石，無路人，必涉潭乃登。〕洞甚虛敞，分之則二，合之則一。〔隨水西入，漸北轉，石崖成峽，水亦漸深昧，與水月陰洞所見等。雖未出其中，兩端源流悉見，可無煩暗中摸索也。洞門〕右崖，石痕叢沓，俱作馬蹄形，《西事瑣》所謂「天馬」，意即此矣。出洞，益遵峽而北，仰矚東西兩界，峰翔石聳，隊合層分。〔二支北盡處，北支又兀突起，與中支北麓對峙成峽。〕遙望其下，有三洞南向，其上轟霞流電，閃爍有異，亟歷莽趨之。其左畔二門駢列，崖下雖懸乳繽紛，而內俱不深；其右畔一門，孤懸峰半，雖洞門嵌空，而中忽淵墜，其深數〇丈，宛轉內透，極杳邃之勢。而兩崖峭削，無級下躋。踞崖端望之，其中飛鼠千百成群，見人蓬蓬內竄，其聲甚遙，聞此中有蝙蝠洞，豈即此耶？出洞下山，望西北山嘴頗近，以為由此奔水月後洞而入，抵上岩甚便。竭蹶一里趨之，其下既窪，乃攀陟山岡，則巨石飛聳，中俱蔓絡，下嵌澄淵，路斷徑絕。〔遙探洞外諸奇石，杳不可見，即溪流破壑出者，亦盡沒其跡。〕乃循北麓，仍東趨一里，南向前來之峽。又經牛隴而南，共三里，返上岩之前。見日有餘照，仍入水月，徜徉明洞之內。復隨流出洞後，睇望所涉路斷處，猶隔一峰嘴，始知此中山形橫側倏變，不可以意擬如此。是夕仍宿上岩。

二〇九日 由上岩轉入東北峽，過牛隴，共三里出峽，有岐焉。一直北循北支東麓者，為北流大道；一轉東向逾嶺者，為北流間道。乃東過田塍，更逾土嶺而東。又二里，過一村，又東抵小石峰下，是為塘岸墟。時山雨自東北來，瀰漫山谷，墟無集者。〔墟為陸川北境，〕從此轉而北，冒雨循山，荒岡漫衍，已為北流境矣。〇里為果子山，有數家倚岡而居。過坳，雨漸止。又〇里為橫林，有聚落在路右塢，數日盜劫平樂墟，還宿於此，去北流只〇里也。其北有石山一支，自北而南，叢尖簇翠。余初望之，以為勾漏是在是，漸近而路出其東南，西望而行，秀色飛映。蓋此山在北流西〇里，而勾漏尚在北流東〇里也。由橫林東北五里，逾一土嶺，下行田塍中，有石橋跨小溪，溪流西北去。又東行平岡上，五里，抵北流西門。西門閉不啟，以西當賊衝，故戒嚴也。循城由南門入，經縣前，出東門，則街市頗盛。一街循城而北者，為街墟；一街隨江而東者，為沙街。街墟由城北隅東轉，有溪自城北來，石橋跨之，曰登龍橋。其溪為大容東流之水，由橋下而南注繡江者也。沙街由城南轉東，繡江南自粵東高州來，至此已勝巨舟，故闌闌依之，宋人名驛為朝宗者，指此江而言也。沙街東北過廣濟橋，則北溪之水至此入繡。渡橋而與登龍之路合，路乃北出隘門，江乃東流而去。余於是飯於沙街。出隘門，抵北山下，循其南麓東行，五里，渡一小溪橋，遂入石山夾中。〔南為望夫石，即黃婆岩西垂山也。北則石峰逶迤，愈東石骨益瘦，疑即獨秀岩所托，今已失其跡。峰東崖大書「勾漏洞」三字。此南北二石峰，俱東拱寶圭洞。〕又東五里，石山回合處，中復突一峰，則寶圭洞在其西隅，而勾漏庵在其南麓。時殷雷轟轟，先投庵中。庵頗整潔，乃萬曆間有司重構者。內堂三楹，中列金仙，東則關聖，西則葛令。而葛令之像，綸巾朱履，飄然如生。後軒則准堤大士在其中，西置炊而東設坐焉。前庭佛桑扶桑盛開，紅粉簇映；後庭粉牆中護，篁桂森繞其中，寂然無人。有老道之妻掩關於後，詢「游洞何自？」對以「俟道者晚歸。」乃停囊軒中，令從去，就炊於中。既而雨止，時已暮，道入始歸。乃縣令攝以當道，欲索洞中遺丹及仙人米，故勾攝而去。然葛令欲就丹砂，乃其一時乘興之言，其後蟬脫羅浮，實未至此，此中久已無丹砂，安得有遺丹仙粒耶道者憂形於色，余姑畀錢，令多覓竹束炬，為明晨游具。道者領命，願前馳焉。

北流縣當大容南面之中，其脈由大容南下，曰綠藍山。水分東西流：東流者即北溪，循城東下，登龍橋而入繡江者也；西流者為南流江之源，西南合水月洞之水，經鬱林南門而西合羅望、定川諸水，南下廉州入海。是北流〔縣〕實南流之源，其曰「北流」者，以繡江南來，至此始大，〔東過容縣界，合洛桑渡水，經容邑南門，下藤縣，北入鬱江去，〕非北流源此也。

舊有北流、南流二縣，南流即今之鬱林州，皆當南北二水勝舟之會，東西相距四〇里焉。

北流山脈中脊，由縣而西南趨水月，南抵高州，散為諸山。而北流之東〇里，為勾漏洞；北流之西〇里，為鬼門關。二石山分支聳秀，東西對列，雖一為洞天，一為鬼窟，然而若排衙擁戟以衛縣城者，二山實相伯仲也。

鬼門關在北流西〇里，巔崖邃谷，兩峰相對，路經其中，諺所謂：「鬼門關，〇人去，九不還。」言多瘴也。《輿地紀勝》以

為桂門關之訛，宣德中改為天門關，粵西關隘所首稱者。

八月初一日 晨餐畢，余先作寶圭行，約道者肩炬篝火後至。洞在庵北半里，庵後先有一岩南向，一岩西向，望之俱淺，而寶圭更在其北。先有溪流自西北來，東向直漱山麓，涉其北登山，則洞門在矣。其門西向，左開岩而右深入。開岩處整以列碑軒敞，平臨西峰；右窪嵌而下，有石柱當門，其端有石斜飛磴。道由其側下至洞底，交辟為四岐：一由東入，一由南進，二岐俱深黑；一向西豁，一向北透，二岐俱虛明。東岐之南，頂側忽倒垂一葉，平度半空，外與當門之柱相對，〔上下憑虛，各數□丈，卷舒懸綴，薄齊蟬翅，〕葉間復有圓竅曲竇，透漏異常。由左崖攀級而上，抵平度處，盤旋其間，踞葉而坐，真雲緝霞馭，不復人間也。坐久之，復盤葉而下，向北透之岐。岐中倒垂一乳，長數丈，其端空懸，水由端涓涓下。更北入峽中，其右則窪而北出，為下門，其左則高而北渡，為上疊，〔疊成上閣，閣前平臨西北，亦有乳柱界其中。〕此明洞之西北二岐也。探歷久之，道者負炬至，又攜伴持筐。余詢其故，道者曰：「縣以司道命，取砂米二丹，適有癯士已為我覓仙米，而砂從洞穴中可探而得，將攜筐就炬以覽之。」始知所為砂者，非丹砂，乃砂粒如丹，其色以白為上，而黃次之，故其北洞以白砂命名；所謂米者，乃山窪中菰米，土人加以「仙人」之名耳。乃熱炬先入南穴，兩旁壁起如峽，高而不廣。入半里，左壁有痕橫互，曰仙牀，懸地丈許。其側垂柱裂竅，皆短而隘。竅腹容如白，以手探之，中有磊磊之粒，方圓不計，姑掃置筐中。連探三四穴，不及升許，計出而淘濯其污，簡取其圓潔成粒者，又不及□之一也。然此亦砂粒之常，豈真九轉之餘哉？又少進，峽忽下墜成淵，由洞抵水，其深二丈，而水之深，更不知其幾也。兩崖俱危峭無可著足，南眺其內，窅黑無盡。始促道者涉淵，言：「水深，從無能徒涉者。」再促道者覓筏，言：「隘逼，曾無以筏進者。」然則何如可入？曰：「冬月水涸，始可墜崖而涉。」人嘗何如？曰：「其內甚深，能見明而不能升也。」余聞之，為之悵悵。捫石投水中，淵淵不遽及底。旁矚久之，仰見左壁之上，有隙旁通，亟入焉。隙柱透漏，漸入漸束，亦無餘竅。乃下，返而仍出四達之中，更熱炬而入東穴。初，兩旁亦成峽壁，而其下漸高，既而中辟如堂皇，旁折如圭竇，皆窟窿也。稍北而東，其徑遂窮，比之南竅，雖有穴宛轉，而深不及其半。彼有穴而水阻，此無水而穴阻，轉覺東穴之無涯涘矣。

復出至四達處，謀為白砂洞游。按《志》，白砂在勾漏北，勾漏甲天下，而此洞復甲勾漏。如玉虛、玉田諸洞，普照、獨秀諸岩，道者俱不言，而獨津津言此洞。余急趣其前，道者復肩炬東火攜筐帶以導。從北透偏門之下層出，乃循其西北麓而行，始見其山前後兩峰，駢立而中連，峰之西南突者，為寶圭所倚，峰之東北峙者，為白砂所伏。白砂前後亦有兩門：前門北向而高敞，分為三門，兩旁懸峻，而中可俯級而入；後門南向，而高隘僅通一孔，前對寶圭之背，其左即中連之脊也。先過後門山坳，草沒無路，道者不入而北去。共一里，轉而東，繞山北麓而南躋前門。入門即窪下，數□級及底。仰視門左右，各有隙高懸旁啟，即所謂左、右門也。倒光流影，餘照四達，然虛嵌莫攀焉。從洞中右轉，頗崇宏，而漸暗漸窮。余先遍探而四覓之，無深入路。出，促炬命導，仍由之入抵其中，以火四燭，旁無路也。道者忽從右壁下，投炬蛇伏而入，竇高不逾尺，而廣亦如之。既入，忽廓然盤空，眾象羅列，如閭闔下啟，天地復通。方瞻顧不遑，而崇宏四際，復旁無餘隙。忽得竇如前，透而東，轉而南，條開條合，凡經四竇，皆隘若束管，〔薄僅透屏，故極隘忘窘，屢經不厭其煩也。〕既而見左崖之上，大書「丹砂」二字。其下有一龕，道者曰：「此丹穴也。」復伏而掃砂盈掬焉。其南稍有一岐，人之不深。出向西轉，再折南行，則天光炯然，若明星內射，後洞門在望矣。是洞內窪而中甚平，惟壁竇閣辟，無溝陀升降，前後兩門，俱高懸於上。道者欲仍從前門返，余欲逾後竇出。道者曰：「後門隘不可躋，而外復草深莫從。」余曰：「前暗中之隘，尚不憚其煩，況此空明，正可宛轉，草之深淺，余所不顧也。」遂穿竇出，則午日方中，始見寶圭後峰，君樹塞門焉。乃披茅踐棘，西南出山坳，仍過寶圭透北偏門，共二里，將及庵後，命夫同道者還炊於庵，余挾寄宿庵中者東探清泉焉，〔即前所經南向岩也。〕洞不深而明潔可棲。洞前有宋碑，大書「清泉岩」三字。洞左右無泉，而獨得此名，無從征其故實。還飯於庵。

下午，挾夫與寄宿庵中人探近山諸岩，乃西南入黃婆岩焉。黃婆岩者，寶圭西南諸峰所裂之岩也。其山西自望夫石攢杳而東，岩當其東北隅，與寶圭東西相對，而茲稍南遜。巖門甚高，中有黃崖疊綴。岩外石峰之頂，分岐聳異，有敬若婦人之首，鬢髻盤空，作回睇顧影之態。其北面亦有石峰叢突，南與此山並夾，東與寶圭對峙。東南石壁上，大書「勾漏山」三字，大與山齊，土人指為仙跡。此其下必昔時宮觀所托，而今不可征矣。徘徊其下。又西抵望夫山西麓，眺望山崖，別無巖洞。惟見東南一面，巒岫攢簇，疑即所云巫山寨者，而渺漠無征，惟與山靈互相盼睐左右顧盼而已。已乃循黃婆岩東麓，且盼且行，〔南抵東南隅，石愕懸峭，片片飛雲縹空。自外崖攀峭石上，歷豎隙，屢出層空，達峰頂，遂盡發其危嵌態。下山，〕轉循南麓，見峭崖穹然，〔石色雄赭。〕下雖有門，內人不深，無從穿扉透室。

乃東由營房橫過勾漏庵，抵後峰東南角，〔蓋寶圭所托之峰，南面駢立而中連，西立一峰，即庵後清泉岩所倚，東立者與之比肩南向，循峰東麓北行，路左得一東向岩，內頗深，漸縮如牛角。出洞又北，〕有清流一方，淙淙自亂石中流出，其上則草石蒙茸，其下則西南成小溪去，行道者俱從此渡崖，庵與營俱從此取汲，而無問其所從來者。余正欲求其源委，忽一少年至，見之，語從夫曰：「汝輩欲尋洞乎？此其上有二洞，相距數□丈，路為草翳，可探而入也。」又一人曰：「昨未晚，有二人攜犬自東來者，虎自崖上躍下攫犬去。虎穴賓客不可往。」余不顧，亟挾夫與寄宿者攀棘踐刺上躋，覓之深蔓中，則洞門果穹然東向，但外為蔓擁石蔽，無從即見耳。人洞門，即隕然下墜。俯瞰之，則有溪〔自北而南〕貫其底，水聲潺湲，崖勢峻削，非攀緣可下，四矚其上，南崖有墜而未盡者，片石懸空，若棧道架壁，闊不盈咫，而長竟墜處直達西崖，但棧中有二柱駢立，若樹柵斷路者。而外一柱已為人截去，止下存尺餘，可跨而過。但其處益狹，以雙手握內柱，而盤越外柱，臨深越險，莫此為甚。過棧達西崖，已與洞門隔溪相向。乃明炬四燭：崖之下，深墜與外崖同，崖之上，內人則垂乳列柱，回錯間閣合，〔疏樑窈窕，〕忽環而為璇室，忽透而為曲榭，中藏之秘，難以言罄。乃出崖臨溪，從深墜處溜險投空而下，遂抵溪中。〔仰視洞頂高穹，延照內映，側棧凌虛，尤增飄渺。〕水深不及膝，南從崖下湧來，北從崖下墜去。〔即由此東出，為亂石泉源也。〕余於是從南崖下溯流入。其穴甚低，垂覆水面，相距止尺。從夫暨寄宿者恐炬為水濕，內深莫辨，共阻莫入。余賈勇溯流，衝沫過顛。南入數丈，望前有流光熠熠，余喜，更透一洞，益高聲呼二從人，雖伏水礙石，匍匐垂首，而瞻前顧後，火光與天光交通旁映，益前入不停。又南數丈，有洞穹然東西橫貫，其上東辟而為外門，其內西入而成巨壑，〔門高聳與前所入門等勢。〕時二人已至，乃令其以炬更前。於是西向溯流，洞愈崇宏，流愈深闊。又數丈，有石砥中流。登石內望，洞辟如廣廈，淵水四際其下，以杖測水，不竟其底，以炬燭洞，洞甚深黑，〔不知更幾轉，得抵寶圭南穴前所望深墜處也。〕乃自砥石返步隨流；仍抵東辟外門之下。二從者將垂首橫炬，匍匐向低穴北入。余止之曰：「此門雖峻，與〔先〕所入者無異。若偃樓下涉而就所入之門，不若攀空躋危，竟登此門為便。」二從者曰：「門外不通，奈何？」余曰：「門以外總不出此山，即所入之門，其外豈坦途哉？」遂攀崖先登，二人亦棄炬從之，乃出洞口。〔門亦東向，與所入門比肩，特翳於突石連蔓，遂相顧不見。〕循左崖平行，還眺門上，又上辟一層，若懸閣當空，然無級以登。〔蓋北洞與室內羅，此洞外綴層樓，所異者此耳。〕於是北轉一曲，至前汲泉之穴，從容濯足，候從者至，〔遂一以北洞上登法而下。崖半石隙蔓影中，彷彿並北洞見之，迨極下仰眺，仍茫然失所睹矣。〕亟自東南山角轉過營房，共一里，入勾漏庵，大雨如注。是日，先西覓玉虛、玉田諸洞而不得，既而東得此二洞，尤為奇絕。然此洞非異人忽指，則跬步之間，亦交臂而過，安知西峰大字岩之側無棘蘿蔓鎖者？安得峰峰手摩足挾，如黃婆岩東南諸峭石也耶！

初二日 晨餐後，令從夫隨道者西向北流市蔬米於城，余獨憩庵中。先是，寄宿者夜避蚊不知何往，至是至，曰：「已詢得獨勝岩在縣北。」余知在縣北者或新開他岩，必非獨勝，而庵中無人，不能與即去，姑辭明日，而此人遂去不復來。既午，從夫以蔬米返，余急令其具餐，將攜硯載筆往錄寶圭洞中遺詩。忽道者馳至，曰：「兵道將至，恐治餐庵中。」欲攜余囊暫入所棲處。余不顧，竟趨寶圭。甫出庵，而使者旗旄至矣，非所轄鬱林道，乃廉州海北道也。余隱牆西，俟其入庵，即趨錄洞詩。錄未半而彼已至洞，余趨避於北岐疊閣之上。回憶《梧志》所紀西小室，洞朗外矚，自然石榻，平輔疊架，可眠可踞，與東洞對，正如兩掖，其

景宛然。彼入南穴，亦抵水而返；余石臥片時，聽洞中人條寂條喧，亦一異趣。張出南穴，亦北趨偏門下，終不能攀上層而登，與縣官嘖嘖稱奇指盼，而不知有人臥其中也。俟其去，仍出錄諸詩。詩俱代，只有一宋碑而不佳，蓋為兵燹蕩淨也。錄甫畢，日銜西山，乃返於庵。

初三日 飯勾漏，即東北行。由營房轉山之東南角，過透石東出之泉，逕草坡而行。五里，越一坡，有塘衍水環浸山谷。渡橋，又二里，堰塘愈大，石峰至此東盡，其北有尖峰兀立若獨秀焉。山北隙中露大容，蜿蜒若列屏。又東□里，有水自西北容山來，東南入繡江，為容、鬱分界，名洛桑渡。其水頗急，以藤跨水橫係兩涯之上，而繫舟於藤，令渡者緣藤引舟，不用篙楫。桃葉渡江，不若藤枝更妙矣。又東五里為西山墟，有公館，客之所庭也。東南由嶺上行，已下渡小橋，共五里矣。又東出山□里，有荒鋪，有板橋。又東五里為清景新橋，則大容東峰，巍然北臨〔若負辰〕。又東五里，入容縣西外門。又一里，入城西門，經縣治前，即南轉出城南門。門外江水自西而東，即繡江。自高州北經北流，又東合洛桑、涓龍二水，繞城南而東北，由藤縣入大江者也。〔涓龍源出天塘山，北向石寨村，始入繡江。〕渡江而南，炊於肆。又南二里，逾岡坂，誤入東麓。二里，仍轉西向，又二里而得大道。西南行，又五里，宿於古樓村。一村皆李姓。

初四日 飯於古樓村。仍西南隨大路盤都嶠而過。先是，余按《志》言：「都嶠在城南二□里。」自城問之，皆曰：「南山去城七八里。」故余喜其近，出南門渡江，即望山而趨，而不意其誤也。蓋都嶠即南山，其北俱別崖懸互，無級可階，必繞出其南，始可北向而登。其曰七八里，乃北面抵山之數，而二□里者，並從南陟山而言也。共五里，過石寨村。又一里，抵石嘴鋪。〔輔東南八里有黃土岩，不及登。〕東渡一橋，始從岐北向上山。登山東轉，遂由山峽北向五里，抵南山寺，古所稱靈景寺也。大岩倚東崖，其門西向，中無覆架，而外有高垣，設蓮座於中，明敞平豁，雖云「寺」，實岩也。蓋都嶠之形，其峰北穹高頂，南分兩腋，如垂臂直下，下兜成塢，而清塘一方當其中焉。兩腋石崖，皆重疊回互，上飛下嵌，若張吻裂唇。一岩甫斷，復開一岩，層穴之巔，復環層穴，外有多門，中無旁竇，求如白石下岩所云「潛通勾漏」者，無可托矣，總而披之，靈景為東腋之首，岩最高而大，〔高三丈五尺，深五丈，橫闊□餘丈，兩端稍低，中彎如半月。〕其北有三岩，皆西向而差小，亦有環堵為門者，皆讀書者所托，而今無人焉。三清當分腋之兜，岩最正而潔，〔高深橫闊同靈景。〕其東有二室，皆南向，亦有環堵倚之，與西向三岩易隅而齊列。其西有飛崖，則南轉東向，為西腋之戶。高穹虛敞，第內不甚深，然迤邐而南，與靈景分門對峙，若兩廡焉。此下層也。三清之上，又列重門為中層，〔無緣陟道。〕其上又啟一岩為上層，是名寶蓋。〔高□五尺，深二丈，闊五六丈，後倚峰頂，地愈高上，獨當中乾，平臨兩腋巔。再上，即中盤頂。〕蓋是岩不以靈巧見奇，而以回疊取勝，故舍其北峭，就其南巖山，信列仙聖衡對字之區矣。〔上午，先抵靈景，門外竹光旁映，岩中霞幄高張。心樂其幽曠。〕時日已中，靈景僧留飯，見佛座下唐碑一通、宋幢一柱，刻鏤甚古，就僧覓紙，僧僅以黃色者應。遂磨墨沛於石，取拓月於抽，以鐘敲為錘，以裹足為甃，洗碑而敲拓之。各完兩通，而日色已暮。問三清觀，道者他出，空寂無人，竟止於中。

初五日 早飯於靈景。由右北行，歷西向三岩，又盤磴而上，入南向二岩，共里許，然後抵三清岩。岩空境寂，〔樹拂空明，〕甚堪憩足。又西曆東向虛岩，乃仍從來路一里，返三岩之間，取道之上，下視中岩嵌入足底，而下岩三清，樹杪衍翠鋪雲，若浮空而載之者。由岩左循崖躋石，其上層石回互，如盤髻上突，而俱不中空，邑峭削無容足之級，而崖端子石嵌突，與白石之頂同一升法。約一里，遂凌峰頂。其間橫突之崖，旁插之峰，與夫環澗之田，傍溪之室，遐覽近觀，俱無非異境。〔乃知是山東西駢列，惟三峰最高，皆北聳南俯，此其最西者也。回睇最東，層疊更多，但不及此峻耳。北又橫突一峰，為此峰北護，即縣南望之趨者。其北面峭削特甚，西則旁插一峰，頗尖銳，為此峰附。西北兩附間，下開一門，內環為峽，乃北護山與西高峰夾而成者。峰中又突嶂中盤，為當門屏。由屏東進峽南轉，則東西二高峰交夾隙也，回合甚深曲。〕久之，乃從舊道下，三里，村。東望峽門深窈，冀一人探，而從夫阻梗不前；眺峽右有岩岿然，強其姑往探，此夫倔強如故。有土人見而問之，余以情告。土人曰：「此岩甚淺，不足入其內。山半有竹筒岩，山北之岩，惟此可入而游也。」夫乃俯首從命。遂東向峽門入，過峽北，岩果淺，而中北不堪置足。一里，西抵一高峰東麓，見危崖獨展，內環成峽。〔抵當門屏下，其南面裂垂罅，削為三崖；西則下屬北護峰，與之並起；東面危崖獨展，與西高峰麓相對成峽。〕峽南堰水成塘，〔環匯南罅三崖下，西附小峰，即椎立於南。〕塘上一家結茅而居，環戶以竹，甚有幽致。由此渡峽，轉上西峰北麓。又一里，越嶺稍下，其處又成峽焉。細流南向。〔直墜椎立小峰腋。〕余乃溯流北入，潤壁陰森，藤竹交蔭，潤石磊落，菖蒲茸之，嵌水踐綠，足之所履，知菖蒲不知其為石也。緣澗東上，復東南躋嶺，共一里，有飛石二丈當道，緣梯而上，則竹筒岩在其左夾。兩岩並列，門俱西北向，雖不甚深，高爽殊甚，南有飛泉外墜，北則燥潔中虛，有僧新結廬其間，故其道開闊。〔岩下崖直達澗底。計岩後即西高峰絕頂，當與三清岩胸背值，若由此置磴，可先登峰頂，次第下諸岩也。〕既而下二里，仍至環塘結茅處，〔探南面裂罅。罅相距五尺，兩罅並起，界崖為三，但危懸絕峭。〕見東麓有徑北倚危崖，款茅而問罅並起，界崖為三，俱危懸絕峭。〕見東麓有徑北倚危崖，款茅而問之，其人方牧，指曰：「此石背村路也。」先是，偕從夫循危崖北行，夾徑藤樹密蔭，深綠空濛，徑東潤聲唧唧，如寒蛩私語；徑西飛崖千尺，轟影流空，隔絕天地。若不有此行，只謂都嶠南魁北峭，一覽可盡，而誰覺其幽悄至此哉！時已下午，從夫頓捐倔強之色，並忘跋履之勞。二里，危崖北窮，與塢西轉，〔即當門屏北麓也，較南麓三裂崖稍遜其峻，亦環互成塢焉。〕路乃東向，截塢登嶺。〔嶺乃西高東北支，北走屬北護峰者。〕逾嶺，其塢自北而南。〔復開南北塢。塢東乃中高盤互，上亦有岩懸綴。下與西高夾為此塢，北更有重崖間之，南則灣環以出，不知所極。既而南〕見兩三家倚西峰北麓而居，亟趨而問之，即石背村也。余既得石背，因憶寶蓋道者所云：「山北有岩與之相近。」更詳詢其所在。村人曰：「此處東有婆婆岩，岩高路絕，可望而不可到；西有新岩，其岩新辟，有徑可別下石寨。」乃引余從屋右小徑，指而望之，即竹筒岩也。蓋北山之洞即為竹筒。此中岩名、村界，詢之則彼此多錯，陟之則脈絡遞現，山靈與杖屨輻輳，其無幽不抉如此！時日已下迫，問抵縣城尚二□里，亟逾嶺，循危崖而行。三里，未至石寨，見有路北去，遂隨之。盤一嶺，路漸微，問之樵者，曰：「誤矣！」指從蒼莽中橫去，曰：「從此西南，可得大道。」從之，路益荒棘。久之，得微徑向西南，約共誤三四里，仍出石寨傍南來大道，日已逼虞淵矣。始北轉向大道行，五里，過古樓村西，已昏黑。念前所投宿處，酬錢不受，難再入，入他家又昏暮不便，從暗中歷大道北向而馳。四里，越一隘，又二里，轉一岫，復下一坡，渡一澗，共二里而抵繡江，則街鼓既動，宿肆俱寂。乃叩南涯之肆，入炊而宿焉。即昨來炊飯家，故聞聲而即啟也。

初六日 早，北渡江入南門，出西門，飯於肆，即從外垣內北向行。經演武場，有大塘瀦水甚富，堤行其間。堤北出古城門，此古州北城遺址也。有碑言：「天順間鄭果、嘉靖間吳顯宗二寇為亂，皆因改州為縣，城失其險。故崇禎初復門舊基為外護」云。余疑改州為縣，因人散城縮，非改縣而後失險也。出〔容縣北〕門即西行，已而北轉，循大容東麓□里，有水自西北來，〔東入繡。〕乃連渡其右，復渡其左，三渡遂循溪溯流而上，行夾谷間五里，為石頭鋪。於是復亂流涉水，水勢愈縮，山勢愈夾。西折入山峽行，透峽共五里，山勢復開，是為李村。已渡一橋，復漸入幽阻，盤旋山峽間，見溪流壑底，樹蔓空中，〔藤籊沉翳，舉首不見天日。〕五里，躋嶺，復盤旋其上峽。又五里，忽山回谷轉，瀦水滿陂，環浸山麓，開處如湖，夾處如澗，皆平溢不流，左右回錯，上下幌漾，真深山中異境也。已而路向南山，水連東塢，乃築堤界其間，以通行者。再南山峽，水遂西流，是為水源，蓋大容北下之脈所盤夾而成者。於是水分東西，夾路隨水西北出山。二里為同山墟，山乃大開，原田每每，村落高下。轉而西行，仍南見大容西峰巍然穎出也。五里，有大溪自南，小溪自西，二溪會而東來之溪相並北去。乃涉南溪，溯西溪，北循嶺過雞黍山，有村落在路左。越溪而北，日有餘照，途中人言，從此將北入深峽中，無居人，遂止於秦寨。秦寨者，雞黍山北塢中懸小阜也。左右俱有峽，通狹徑，兩三家當阜而居，徑分其前，溪合其下。主人穴裂竹為構屋具，迎客有山家風味，不若他方避客如虎也。

初七日 晨餐畢，從秦寨北行。透峽二里，山復環而成塢，有聚落焉，是為盧綠塘。從此循壑西北行，山谷愈幽，徑路愈塞，山俱叢茅荒棘，求如水源一帶高樹深林，無復可得。況草茅高者沒頂，不辨其上之或東或西，短者翳胸，不見其下之為平為

坎。如是者三里，過大蟲塘。又二里逾長嶺頂，始北望白石山在重峰之外。於是西北從嶺頭下二里，又從坑中下一里，為石潭村。村北逾小橋，從東岐行五里，山場大開，有江自南而東北注，是為西羅江，乃發源大容西北，〔至此始勝舟，〕而東至頭家寨入繡江者。其流頗大，絕流而渡，沒股焉。北岸為平地墟，有舟下達繡江。由其埠西上嶺，二里，人一塢，為板洞，聚落亦盛。由洞後西上嶺，平行嶺半二里，轉而北，復平行嶺半二里，乃下。旋東北上躋，遂逾嶺頭，南望大容東西諸峰無不畢獻，惟北瞻白石，為北峰所掩。復平行嶺上，一里而下嶺北，其水猶東行。度峽西，稍逾一坳，水始分東西焉：東水俱入西羅江，屬梧；西水俱入大水河，屬潯，是為分界。一里出塢，為上週衝，山始開。五里抵羅秀，山乃大開。飯於肆。由羅秀北行三里，為盧塘。四山開繞，千室鱗次，倚山為塘，堤分坡疊，亦山居之再盛者也。羅秀、盧塘之中，道旁有空樹一圓，出地尺五，圍大五尺，中貯水一泓，水面上〔不〕盈樹圍者五六寸，下浮出地面者幾及尺焉。深碧澄瑩，以杖底之，深不可測，而珠炮豐臺上溢。空樹雖高於地，若樹中之水，止可與地相平，乃地之左右俱有溪流就下，而水貯樹中者較地獨高，不溢不減，此孰為之斟酌其間耶？盧塘北五里，過盧忘村，登一嶺夾。下而復上，又二里，循山半行，始望白石雙尖如觀面。其嶺東西兩界夾持，而北下成深坑，布禾滿底坑。一里，輒有過脊橫斷兩崖間，凡渡三脊，約循崖上者共六里焉。俯瞰坑中，或旁通，或中岐，所謂「□二岔塘」者是矣。渡脊後，遂西北逾嶺，一里稍下，復東度一脊，乃北向大路，直望白石山麓。北下一里，又隨夾西轉一里，下至坑底，即逾小嶺。一里西下，則大水河從南北注。隨之北下，又一里，水轉東折，又有一小水北自白石來，合併東向。乃既渡其大，復渡其小，上東北涯，已暮色逼人，投宿於嶺上之陳村。大水河者，自同衝、羅秀北流過此，下流至武林入潯江。

初八日 自大水河登後山入潯，路當從山左循小水北行，余誤從山右大水北去。一里，大水折而東，余乃西逾嶺。三里出羅捷，仍與北來小水遇，溯之行，始得大道。又二里，復逾水上嶺，從嶺上行二里，西瞻獨秀而行。下山二里，為陳衝，已出獨秀東北，復見白石矣。自陳衝循塢中水東北行，至是以潘觀山為西瞻矣。潘觀山與東界山排闥而北。□里，復西北陟岡，盤西界中垂之嘴，於是復循岡隴行。共□里，逾一嶺而下，是為油麻墟。時值墟期，飯而後行。□里，連渡二橋，橋北為周村，水北繞而去，路陟西嶺。五里；過上合村。又□里，抵陳坊，陳坊之南，自周村來，山不甚高，水不成溪，然猶岡嶺間疊，陂陀盤繞；陳坊之北，則平野曠然，西山在望，聚落成市，始不作空山寂寞觀矣。

初九日 自陳坊墟西行荒野之中，中窪如岩，岩中突石，盤錯踳踳，但下無深墜之隙，中無淵涵之水，與前所過石橋村南窪陂突石無以異也。西行□里，直逼思靈山下，則鬱江自西南環城東北，而隔江山光雉堞，恍然在望矣。渡江，抵城東南隅，往南門，至驛前，〔返潯郡寓中，〕則二病者比前少有起色。詢橫州渡航，以明晨早發，遂攜囊下舟以俟焉。是行也，為日□有六，所歷四縣、一州之境，得名岩四，而三為洞天：白石名秀樂長真第二□一洞天，勾漏名玉闕寶圭第二□二洞天，都嶠名大上寶玄第二□洞天。惟水月洞不在洞天之列，而實容山之正脈。蓋余所歷，俱四面環容山之麓。蓋大容西南自欽州、靈山，東北經興業，由平山墟度脈而東，即高峙為大容。其北出之支，發為白石，而山脈盡焉；其南出之支，經北流縣東分為勾漏，而山脈亦盡，南行正脈，自鬼門關又南為水月洞，又南經高州、西寧之境，散為粵東南界之脈，而北轉者始自羅面而北，結為都嶠。是白石、勾漏、水月皆容山嫡塚，而都嶠則雲仍之後矣。世謂容州三洞天俱潛穴相通，非也。白石之通於勾漏者，直指其山脈聯屬，而何必覈穴之相徹；都嶠之通於勾漏者，第泥其地界之接軫，而豈知脈絡之已分。故余於都嶠而知跡之易混，於水月而知近之易遺也。

鬼門關在北流西□里，當橫林之北，望之石峰排列，東與勾漏並矣。北流而縣中峙，乃東者名仙區，西者稱鬼域，何耶？余初是橫林北望，心異山境，及抵北流而後知其為「鬼門」，悔不能行其中，一破仙、鬼之關也。

初□日 未明發舟，曉霞映江，從篷底窺之，如行紫絲步帳中，彩色繽紛，又是江行一異景也。隨西山南向溯流□里，外轉而東北行，迂曲者又□里，始轉而南又□里，望白石山亭峙東南，甚近。於是轉而西北，是為大灣。又西□里過牛欄村。轉而南，復轉而西，又□五里而暮。又乘月行五里，宿於鎮門。是夕月明如晝，共行六□里。

□一日 未曙而行。二□里，白沙，又五里登涯。由小路北行，一里得大路，稍折而東，渡雷衝橋。從橋東小岐北望石峰而行，涉一溪，行蒼莽中。四里抵小石峰下，復透一峰峽，又三里抵羅叢岩，巖門南向。既至，日猶未午，一面索炬同道者游，一面令具餐焉。蓋茲岩前有東西兩門，內有東西兩洞。西洞之內，條夾條開，條穹而高盤，條垂而下覆，頂平若幕，裂隙成紋；至石形之異，有疊壘盤空，挺筍森立者，亦隨處點綴，不顯以乳柱見奇也。西洞既窮，道者復攜炬游東洞。〔計里許，北過一隘，西轉有峽，北透天光。〕其內夾而不寬，高而無岐，石紋水湧，流石形如劈翅，而蓮柱乳筍，亦復不汎。〔時數炬更盡，不復能由內洞返。北躋後洞出，穴北向，僅中匍匐出洞。已下北麓，循麓東行，過東北隅，道者指其上列竇曰：「此東洞後穴也。」予即欲從之人。道者曰：「無炬。須仍由前洞攜炬出。」從之，環其東麓。麓東一峰圓峙，高逾此山，竅穴難披。道者謂都無深入竇。然其北有石一枝離立起，不由此不得睹也。復入東前洞，縛炬內游。乳石奇變，與西內洞等，而深止得半，不若西屢轉愈擴也。東崖上穴駢迸，亟躋上，則有門三穴，聯翩北向，而下無階級。道者謂：「從其內西向躋暗夾中，有道可出，然愈上愈隘，不若仍出前洞也。」〕游畢，下洞底，循故道出。

飯於道者，復東炬為水洞、龍洞游。水洞在山西南隅，其門南向，中寬數畝，潭水四際，瀟而不流，其深不測，而淵碧如黛；其外淺處，紫碧浮映，想為日光所燦也。洞左右俱有重崖迴環潭上，可循行以入。及抵潭際，則崖插底而路旁絕，〔上無岐穴，不識水洞何所止。〕出洞，循西麓北轉而東，又得龍洞。洞在山西北隅，其門北向，中有水夾，其上片石東西交疊，成天生橋焉。〔五丈以內，又度一梁，篝火入，西穿石柱，夾漸大。〕南入約半里，〔路窮下黑，乃多燃火炬照耀之。〕亦有深潭一泓，瀟水莫測，大更逾於水洞，〔投石沉沉，亦止而不流，〕洵神龍之淵宅也。〔已而熄炬消燄，南望隔深，深處杳杳，光浮水面，道人神以為怪光使然。予謂穴影旁透。道人曰：「昔村人結筏窮之，至其處，輒不得穴，安所得倒影？」予曰：「此地深伏，雖去洞頂甚遙，然由門南出，計去水洞不遠，或水洞之光，由水中深映，浮筏者但從上矚，不及悟光從水出耳。若係靈怪，豈有自古不一息者哉？」〕乃復明炬出龍洞。

〔別道人，〕即西逾石樑，西南望山坳行。皆土山漫衍，三里，輒不得路。乃漫向西南升陟壘坂，五里始得路。乃隨向西南一里，度一石樑，又一里得村聚，是為厚祿，有公館焉。厚祿西南，乃往貴縣大道；厚祿之北為安祿營，乃潯州所從來者，余從間道出厚祿後山，已過安祿，而南欲趨平碣，尚三□里，中無人煙可以托宿。土人勸余返安祿宿鋪中，時日才下春，余不能違也。

羅叢岩西北有崇山橫互，東北自潯之西山，西南自貴之北山，二山兩角高張，東西相距百四□裡，中間峰巒橫互，翠環雲繞，頗似大容。蓋大容為鬱江南條之山，界於繡、鬱兩江之間；而此山為鬱江北條之山，界於黔、鬱兩江之間。貴縣之倚北山，猶鬱林之於大容西嶺；潯州之倚西山，猶容縣之於大容東峰；皆東西突聳兩角，而中則橫互焉。第大容〔東西八□里，〕較近，而中有北流縣界其間；茲山較遠，而別無縣治，惟安祿營為中界。安祿東有土山，脈由大山東北分支南下。第大山自西南趨東北，土山自東北轉西南，其中夾成大塢，映帶甚遙，平疇廣溪，迤邐西南矣。

□二日 平明，自安祿西南行田塍間。四里，南越山岡，西下二里為飄村，聚落不及厚祿三之一，而西望大山之下，則村落累累焉。又西南四里，過一小橋，於是皆沮洳之境，兩旁茅草彌望，不復黍苗芃芃矣。又一里，過臨征橋，乃南逾岡隴。又西南三里，有碑大書為「貴縣東界」。又西南漸向岡隴，而草藪一望如故。又八里，直抵石山下，是為平碣營。先是，由飄村南望，右大山，左土嶺，兩界夾持，遙遙西南去，大山長後西突而起，土山短漸南殺焉。而兩界之中，有石山點點，青若綴螺，至是而道出其間。平碣亦在岡阜上，有營兵數家，墟舍一環。就飯於賣漿者，恐前路無人煙也。平碣之東，石峰峭方，曰大巖山，有岩甚巨，中容數千人。其南又突小山，低而長，上有橫架之石，若平橋高懸，其下透明。小山之西，平碣之南，為馬鞍山，亦峭聳而起，此皆平碣之近山也。南望有駢若筆架、銳若卓錫者，在數里之外。望之而趨，三里，度石樑，為石弄橋。又南□餘里，直抵南望諸峰之麓，有一第舍在路右突阜上，曰劈竹鋪。眺路左諸峰，分岐競異，執途人而問之，始知即貴縣之東山也。其西北大山盡處高峙而起

者，即貴縣之北山也。按《志》，貴縣有東、西、南、北四山，而東山在縣東二里，為二何隱處，明秀挺拔。蓋四山惟北為崇巒峻脊，而東、西、南三山俱石峰森立。東山亞於南而軼於西。西北一峰如婦人搭帳簷花，俗呼為新婦岩。中峰石頂分裂，如仙掌舒空，又如二人並立，今人即指為二何化名。然茲山聳撥自奇，何必摹形新婦，托跡化人也！其南支漸石化為土，峰化為岡，逶迤西南。循其右行，共九里，為黃嶺。其南面土岡盡處，始見村聚倚岡，室廬高列。其北隅平窪中，復立一小石峰，東望如屋脊橫列，兩端獨聳；西眺則擎芝偃蓋，怪狀紛錯。又西南一里。路右復突一石峰，高聳當關，如欲俯瞰行人者。從此東北，石峰遂盡，遙望南山數點，又青青前列矣。又二里，度一石樑，其水勢石狀與劈竹同。又五里，則路兩旁皆巨塘瀦水，漾山瀦郭。又一里，過接龍橋。疊石塘中，以通南北，乃堤而非橋也。於是居聚連絡。又西一里，由貴縣東門抵南門，則大江在其下矣。〔靜聞與顧僕所附舟，已先泊南門久。〕下午下舡，蒲暮放舟，乘月西行，五里而泊。

三日 未明而發。里，西抵西山之南，轉向南行。五里，轉向東行，里，是為宋村。由貴縣南至南山里，由南山至宋村里，而舟行屈曲，水路倍之。先，余擬一至貴縣，即住宿南山，留顧僕待舟，令其俟明晨發。及余至；而舟且泊南門久矣。余別欲覓舟南渡。舟人云：「舟且連夜發。」阻余毋往。余謂：「舟行屈曲，當由南山間道相待於前，不知何地為便？」舟人復辭不知，蓋恐遲速難期，先後有誤耳。及發舟，不過里餘而泊。今過宋村，時猶上午，何不住宿南山，至此登舟也？至是，舟轉西南，掛帆里，轉東南，仍纜里，復南掛帆行，五里，西轉，是為瓦亭堡。其北涯有石突江若蹲虎，其南涯之內，有山橫列焉。又里，則夾江兩山並起，舟溯之人。又五里而暮，乘月行里，泊於香江驛。

四日 五鼓掛帆行，晨過烏司堡，已一里矣，是為橫州界。東風甚利，午過龍山灘，又四里矣。灘上即烏蠻灘，有馬伏波廟。灘高溜急，石壩橫截，其上甚艱。既上，舟人獻神廟下，少泊後行。西北五里，為烏蠻驛。又南里，則石山崢嶸立江右，為鳳凰山。自過貴縣西山，山俱變土，至是石峰復突出。其雙崖壁立、南嵌江中者，即鳳凰岩也。又南二里為麻埠，日已西矣。余欲留宿其處為鳳凰游，而村氓皆不肯停客，徘徊久之而去。又西里，其處有山高突江左，其上有洞曰道君岩，下有村曰謝村。日色已暮，而其山去江尚遠，亦不及停。又南五里，曰白沙堡，又乘月行五里而泊，是夜月明如晝。

烏蠻灘在橫州東六里，上有烏蠻山、馬伏波廟。《志》謂：「昔有烏蠻人居此，故名。」余按：烏蠻在貴縣北，與此不相及。而廟前有碑，乃嘉靖二九年知南寧郡王貞吉所立。謂：「烏蠻非可以瀆前古名賢之祠，易名起敬灘。」大碑深刻，禁人舊稱，而呼者如故。余遍觀廟中碑甚多，皆近時諸宦其地者；即王文成《上灘詩》亦不在。而廟外露立一碑，為宋慶歷丙戌知橫州任粹所撰，張居正所書。碑古字適。碑言：「粹初授官時，奉常二卿劉公以詩見送，有『烏岩積翠貫州圖』之句。抵任即覓之，不得也。遍詢之父老，知者曰：『今烏蠻山即烏巖山也，昔偽劉擅廣以諱易其稱，至今不改。』夫蠻乃一方丑彝，諱亦一時僭竊，遂令名賢千古廟貌，訛襲此名，亟宜改仍其舊。聞者皆曰：『諾。』遂為之修廟建碑，以正其訛。」其意與王南寧同。而王之易為起敬，不若仍其舊更妙。

五日 五鼓掛帆，里，清江。有江自江左入大江。又二里，抵橫州南門，猶上午也。橫州城在大江東北岸，大江自西來，抵城而東南去，橫城臨其左。其瀕江二門，雖南面瞰之，而實西南向也。近城有南、北兩界山；北七里為古鉢，在城西北隅；南里曰寶華，在城東南隅。二山皆土山逶迤，而寶華最高，所謂「秀出城南」是也。時州守為吾郡諸楚餘，有寄書者，與鬱林道顧東曙家書俱置篋中，過衡州時為盜劫去。故前在鬱，今過橫，俱得掉頭而去。若造物者故藉手此盜，以全余始終不見之義，非敢竊效殷洪喬也。

是日為中秋節。余以行李及二病人入南寧舟。余入城，飯於市，乃循城傍江而東，二里，抵下渡。渡南岸，〔為寶華山道，〕遂登山坡而入。其道甚大，共二里，透入嶺半，其內山環成峒。由峒東北行，有小徑，二里可抵鳳凰山。已而復隨峽南行，共五里，乃由右岐南復登嶺。一里南下，又一里過蒙氏山莊，又一里，乃東向入山。又二里，過山下村居，予以為即寶華寺也。披叢入之，而後知寺尚在山半。渡澗拾級，又半里，得寺。日才下午，而寺僧閉門，扣久之，乃得入。其寺西向，寺門頗整，題額曰「萬山第一」。字甚古勁，初望之，余憶為建文君舊題，及趨視之，乃萬曆末年裡人施怡所立。蓋施怡建門而新其額，第書己名而並設建文之跡；後詢之僧，而知果建文手跡也。余謂宜表章之。僧唯唯。寺中無他遺蹟，惟一僧守戶，而鐘磬無聲。問所謂山後瀑布，僧云：「墜自後嶺，其高百丈。而峽為叢木所翳，行之無蹊，望之不見，惟從嶺而上，可聞其聲耳。」余乃令僧炊於寺，而獨曳杖上嶺，直造其頂。而風聲瀑聲，交吼不止，瀑終不見。〔嶺南下五里，即靈山縣矣。〕乃下返寺。寺後岡上，見積磚累累。還問之，僧曰：「此裡人楊姓者，將建建文帝廟，故庀材以待耳。」吁！施怡最新而掩其跡，此人追遠而創其祠，裡閭之間，智愚之相去何霄壤哉！既而日落西陲，風吼不息，浮雲開合無定。頃之而雲痕忽破，皓魄當空。參一出所儲醞醉客，佐以蕉黃丹柚。空山寂靜，玉宇無塵，一客一僧，漫然相對，洵可稱群玉山頭，無負我一筇秋色矣。

六日 早飯於寶華。下山五里，出大路，又五里，出峒前嶺。望東北鳳凰諸石峰在三里外，令人神飛。而屢詢路遠，不及往返，南寧舟定於明日早發，遂下山。西五里抵州門，由上渡渡江入舟。

七日 平明發舟，雨色淒淒，風時順時逆。舟西南行三里，江口有小水自江南岸入，江名南江。舟轉北行，又里抵陳步江，〔欽州鹽俱從此出。〕泊於北岸。是日共行四里。

八日 晨餐始發舟。初猶雨色霏霏，上午乃霽。舟至是多西北行，而風亦轉逆。山至是皆土山繚繞，無復石峰嶙峋矣。〔蓋自入鬱江，惟鳳凰山石崖聳立瞰江，餘皆壤阜耳。〕二里，飛龍堡，又里，東隴堡，又五里，泊於江之左岸。其處在火煙驛下流五里土山之上，有盤石平互，若懸台中天，擎是向空，亦一奇也。是日行三里。

九日 平明行。五里過火煙驛，是為永淳縣界。於是舟轉北行，歷二磯焉。磯在江右涯，盤石斜疊，橫突江畔。蓋自橫以來，山石色皆赭黯，形俱盤突，無復玲瓏透削之狀矣。共五里，綠村。舟轉東北，又里，三洲頭。又五里，高村，轉而東南，乃掛帆焉。三里，復轉東北，又五里，轉而東。又二里，抵永淳之南門而泊。是日行四里。

永淳踞掛榜山而城。鬱江自西北來，直抵山下，始東折而南，仍環南門西去。當城之西，只一脊過脈，脊北則來江，脊環則去江，相距甚近。脊之東北，石崖圓互，峙為掛榜山，而城冒其上，江流四面環之，旁無餘地。

十日 舟泊而候人，上午始行。乃北繞永淳之東，旋西繞其北，幾環城之四隅，始西北行。里，鹿頸堡，已過午，始轉而西，乃掛帆焉。於是兩岸土山復出，江中有當流之石。五里，西南行。又里，伶俐水，有埠在江北岸，舟人泊而市薪。風雨驟至，迨暮而止。復行五里而泊。是日行四里。

十一日 雞再鳴即行，五里而曙。西南二里，過大蟲港，有港口在江北岸。轉而南五里，又西五里，午過留人峒，有石聳立江右，宛若婦人招手留房者。石當山回水曲處，故曰峒，又北曲而西，五里，過蓑衣灘，又里，轉而北行，則八尺江自西來人。〔江發源自欽州，通舟可抵上思州。〕八尺之北，大江之西，巡司名八尺，驛又名黃范。宿於左峰。

十二日 平明，由黃范北行五里，上烏泮灘。江流至灘分一支西出八尺。舟上灘，始轉而西，漸復西南。二里，有土山兀出北岸，是為清秀山，上有浮屠五級出青松間，乃南寧東南水口也；又西五里，為私鹽渡。又西五里，上一灘，頗長，有石突江西岸小山之上，下有尖座，上戴一頂如帽，是為豹子石。舟至是轉而北，又里過白灣，山開天闊，夾江多聚落，始不似避荒矣。轉而南三里，為坪南，江南岸村聚甚盛。又西三里，泊於亭子渡。

十三日 味爽行，五里，抵南寧之西南城下。

九月初九日 西過鎮北橋關帝廟，西行三里，抵橫塘，東望望仙坡東西相距，於是西折行五里，望羅秀已在東北，路漸微。稍前始得一溪，溪水小於武江，而急流過之。渡溪始北行，二里，西去為申墟道，北去為羅賴村，已直逼西山東麓矣。返轉東北又二里，過赤土村之西，有小水自西而東瀦山麓，繞赤土下中墟。越澗登山，越小山一重，內成田峒。又越峒過小橋而上，其路復

大。路左有寺，殿閣兩重甚整，望之無人，遂賈餘勇先直北躋嶺。嶺西有澗，重山自西高峰來，即馬退山夾而成者。一里，登越山坳，蓋大山西北自思恩來，東西環繞如城，迤邐自西南走東北，而西南最高者為馬退。又東，駢峰雜突，皆無與為並。而羅秀在其東，聯絡若一山，而峰岫錯落，路亦因之。路抵中峰，忽分為二：左向西北者，為武緣道；右走直北者，為下山間道。二道界一峰於中，則羅秀絕頂也。時余未識二道所從，坐松陰待行人，過下午而無一至者。以右道幽地，從之北出拗，而見其下嶺，乃謀返轍，念峰頂不可不一登，即從其處南向上。其頂西接馬退，東由黃范北走賓州。蓋其脈自曲靖東山而來，經永寧、泗城、思恩至此，東至於賓，乃南峙為貴縣北山，又東峙為潯州西山，而始盡焉，南寧之脈，自羅秀東分支南下，岡陀蜿蜒數里，結為望仙坡，郡城倚之。又東分支南下，結為青山，為一郡水口。青山與馬退東西對峙，後環為大圍，中得平壤，相距三□里，邊境開洋，曾無此空闊者。從頂四望，惟北面重峰叢突，萬瓣並簇，直連武緣，然皆土山雜沓，無一石峰界其間，故青山豹子遂為此巨擘。從頂西下武緣道，坳間北望，寥寂皆無可停宿處。乃還從岐約一里下，從路旁人羅秀寺，空無人，為之登眺徘徊。又一里，下至前田峒，由其左循大道，共二里，抵赤土村，宿於陸氏。